

智光大師紀念會編纂

智光大師法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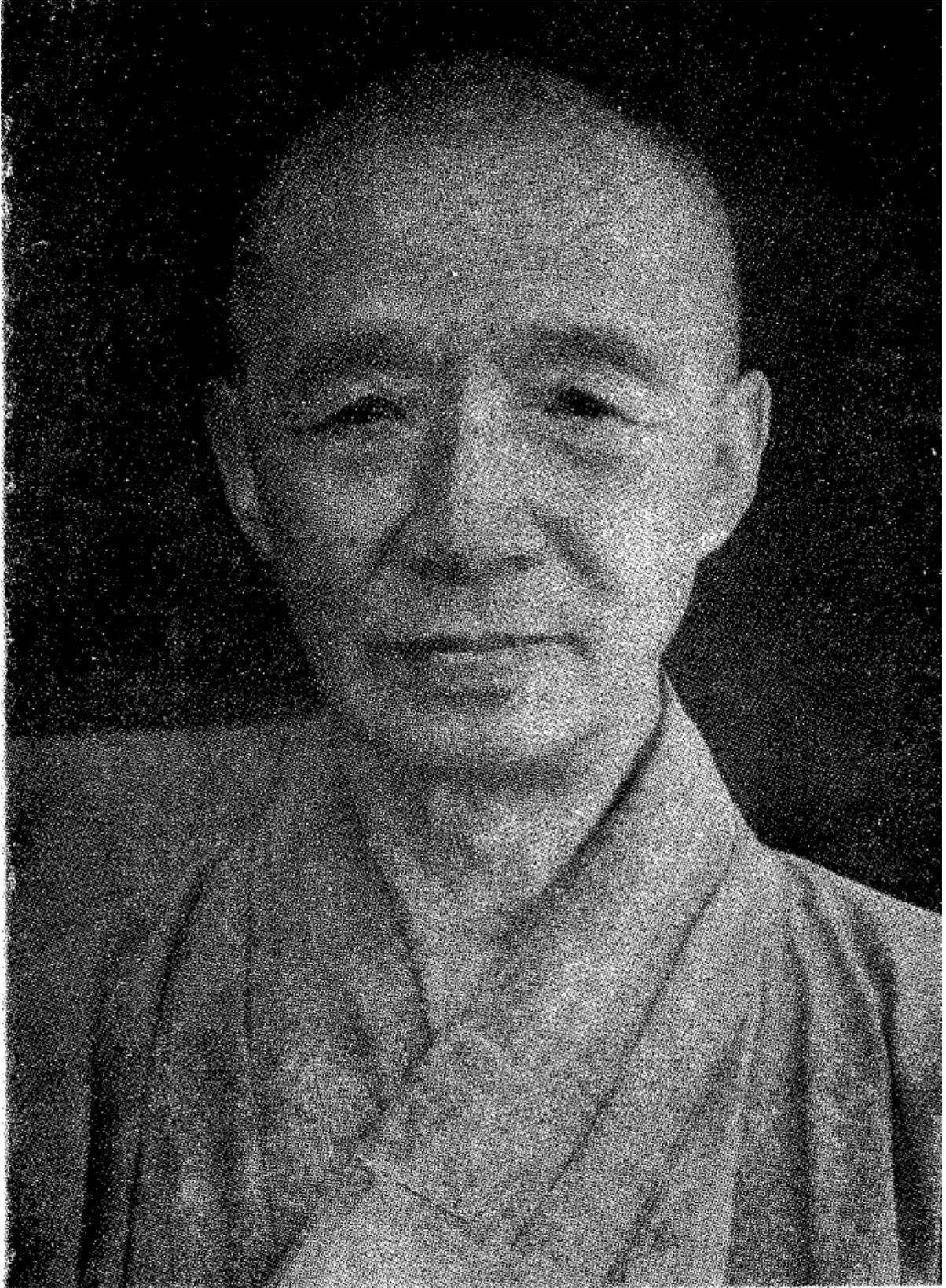
華嚴蓮社出版

目次

- 《智光大師法彙》
 - 介紹詞
 - 傳略
 - 智光和尚傳國民大會代表滿分優婆塞蔡運辰法名寬運拜撰
 - 佛法僧寶
 - 佛
 - 念佛
 - 觀佛
 - 毘盧佛
 - 彌陀佛
 - 釋迦佛
 - 藥師佛
 - 彌勒佛
 - 文殊菩薩
 - 普賢菩薩
 - 觀世音菩薩
 - 大勢至菩薩
 - 地藏菩薩
 - 準提菩薩
 - 法
 - 聽法
 - 觀善宜近。勤聽經法。
 - 求法
 - 弘法
 - 僧
 - 神僧
 - 高僧
 - 寶
 - 紹隆

- [禮念](#)
- [尊重](#)
- [婦女學佛初步](#)
 - [敘言](#)
 - [佛學小叢書婦女學佛初步](#)
 - [\(一\)婦女學佛的現因](#)
 - [\(二\)婦女學佛的來果](#)
 - [\(三\)婦女學佛的希望](#)
 - [\(四\)華女學佛的由致](#)
 - [\(五\)印婦學佛的發端](#)
 - [\(六\)四眾列會的廣談](#)
 - [\(七\)平等不二的法說](#)
 - [\(八\)形成男女的分別](#)
 - [\(九\)身心直妄的差變](#)
 - [\(十\)吾人一心的本體](#)
- [五燈會元節引先師智光老人親筆節錄中華民國六十年冬 南亭題](#)
 - [序 南亭](#)
 - [五燈會元節引叙](#)
 - [五燈會元節引](#)
- [版權頁](#)

《智光大師法彙》



智光大師法相

遺訓

遺 墨

觀音聖像開光暨祖牌安位祝辭

頂禮觀世音圓通自在身慈悲應群機有求感至真

今天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國曆元月廿一日正逢元正啟祚萬物咸新

張淨慕 姜淨慕 夫婦同心協願篤信佛教特建佛堂一所清淨殊勝莊嚴備置

供奉觀音聖像並設張氏堂上歷代宗親總位以為日常侍奉香火祭祀

茶果聊敬誠執事與孝思重習身心於至善美更期天地徵祥風調雨順國

家興隆光復大陸社會康莊安居樂業家庭平安事業順利夫唱婦隨上

和下睦兒女孝敬依教奉行箇中學業優秀人品行端方是所至禱

即今聖像開光祖牌安位一向作麼甚說哩

慈光常照心印祖德流芳代興

- (一)勤念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 (二)讀誦大乘經論增益智慧
- (三)禮拜佛聖以消災障以代運動
- (四)勤儉耐勞奉公守法
- (五)領導兒女早歸三寶切勿溺愛誤其前途

介紹詞

成一

夫正法住世，待人而興，洪鐘在架，非扣莫鳴，我佛世尊釋迦遺教，流傳華夏兩千年矣，中土諸有菩薩御世，應機發揚，多宗並舉，梵刹處處，法幢遍豎，本國法化遍周，鄰邦間接滋潤，浩浩乎！中華佛教之繁興，超越西竺之盛況也久矣。及至清庭腐敗，列強侵凌，民族革命，河山再造，國人驚彼科技之威力，咸視國故為糞土，即我佛聖教，亦痛遭波及，先有廟產興學之非議，再興拆廟分田之浩劫，乃護法金剛，應運而起，救世菩薩，及時以興，智光大師，及以太虛、仁山諸大法匠，登高一呼，風起雲湧，興教育以儲才，組僧團以降魔，義旗高舉，正法遠揚，終至上格天心，下感有國，狂瀾頓息，佛曰重光，古語：「人能宏道」，今者，衛道護法，亦唯賴乎龍象人也。

先曾師祖上智下光太老人者，佛門之龍象人也。他與太虛、仁山二德，共捍衛乎正法之金城，同挽救海狂瀾之元帥，當年業績，教史載冊，道風扇處，海內尊崇！今歲適值先太老人圓寂三十週年，蓮社除啟建觀音佛七，回向功德外，並集其遺教，編成法彙，以彰

勝德而崇紀念！成一受其法乳深恩，無由報答，特將先太老人衛教護法之偉績豐功，略加顯揚，以誌不忘也。

先太老人，籍隸江蘇泰縣，俗氏孫，為地方望族。誕生於清光緒十五（一八八八）年五月廿五日，寂於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夏曆二月十九（西元三月十四）日辰時化去，住世七十五載。太老人十三歲依宏開寺玉成尊宿剃染，十七歲，從寶華山皓月律師圓具，隨入揚州天寧寺佛教中學就讀，兩年後負笈南京祇洹精舍攻佛學，太虛、仁山二尊者為同窗，又二年，轉讀江蘇僧師範（二十三歲），受時潮影響，與太虛、仁山二師發起佛教革新運動，擬改金山江天寺為學校，時機欠熟，未果所願，民國二年（二十五歲）應鄉人邀，回泰州故里，創儒釋初高小學，民國四年（二十七歲）詣滬上入月霞大師所創華嚴大學，畢業論文，題為「華嚴大綱」，都數萬言，惜燬於抗日兵火，未傳，民國六年（二十九歲）隨月老應北洋政府請講楞嚴經，事畢，續隨月老赴九華山東崖寺楞嚴講座，適月老有事湖北，東崖經座，乃交太老人代之，秋間復隨月老演法華於宜興罄山寺，是年冬月，月老示寂於常熟興福禪寺。太老人痛失所依，乃轉常州天寧寺，依冶開禪師，參向上一著，民國十年（三十三歲）掩華嚴關於泰州北山禪寺，旋應焦山定慧寺聘，受記苗，任監院，太老人從此服務佛教，累獻嘉猷。

民國十八、九兩年，均應香港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之請，往講華嚴普賢行願品，開香港講經之先聲，出版其所著「婦女學佛初步」，亦為太老人弘法工作之開始，十八年，香港苦旱已久，開講之日，大雨滂沱，咸謂法師德感所致，以是聽眾極盛。二十三年（四十六歲），晉任焦山定慧寺方丈，首政叢林制度，創辦焦山佛學院，發行中流月刊，弘法、育僧並進，二十六年（四十九歲），因避日軍戰火，移錫泰州光孝律寺，集故鄉子弟，傳授佛學、國學；鼓吹愛國思想，從事抗日宣傳，創福田工讀社，提倡生產報

國，並至出生地黃柯庄玉蓮堂，講普賢行願品，顧家庄宏開禪寺演揚法華，鄉人初聞佛法，莫不法喜充滿，奔走相告也。

三十七年冬，成一隨張少齊老居士來臺，創覺世圖書文具社，從事佛經流通工作，次年五月，迎太老人及師祖南公來臺，初寓北市十普寺，白聖上人為居停主人，因得其皈依弟子孫立人將軍太太及國大代表李子寬居士等之護法，乃得展開弘法工作，首先假善導寺啟建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禮請太老人主壇誦經，為國祈福，接著講經、打佛七、法會連續，使臺灣佛教展現新貌，四十一年（六十四歲），卓錫南公創立之華嚴蓮社、歷演法華、金剛等大乘諸經，並於是年應臺南大仙寺之聘，主持寶島首屆弘傳比丘戒大會，次年更主持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三壇大戒期，又二年，復應臺中寶覺寺請，主持弘傳出家大戒會，為寶島佛教僧伽教育建立基礎軌範。四十三年，蓮社成立華嚴誦經月會，太老人主持共修，並隨宜開示經義法要，以是信徒日增，皈依其座下者，無慮數千指。太老人為鼓勵社友子弟升學，特成立華嚴供會，集資作獎學基金，其平日自修，顯密兼重，禪誦並進，每屆冬季，必打個人禪七七七日，數十年從未間斷，又素修準提法，頗著靈驗，往往持咒時，現佛像於壁間，唯不常演，畏轟傳也。

太老人宅心仁厚，因果分明，律已化他，一遵佛制祖規，不稍假藉，嚴持淨戒，惜福修善，慈心濟助信徒，或民眾中生活艱困者，皆默默而為，不欲人知。凡信徒供養，皆積作濟貧、獎學之需，自己則終生布衣，衫褲衣物，皆親自浣洗，其愛物惜福有如此者，其餘德行繁多，詳如傳記。

成一承侍太老人四十餘年，受其照顧特多，恩深過海，曾錄之於兩篇紀念文中，此不再贅。今者，法彙編就，付梓在即，謹陳所悉，以為介紹，不敢言序也。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夏曆二月初一日於華嚴蓮社退居寮

傳略

智光和尚傳國民大會代表滿分優婆塞蔡運辰法名寬運拜撰

和尚法諱彌性，號以心，別號仁先，受焦山記荊後，法名文覺，號智光。江蘇泰縣孫氏子，生於光緒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亥時。夙具善根，十三歲，依宏開寺玉成老和尚剃染。十七歲，詣寶華山皓月老和尚座下受具。光緒三十二年，入揚州天寧寺佛教中學讀書，文希法師任校長，日人道揚居士任教授，是為我國僧學校之始。會有人誣以革命，校長入獄，學校解散。三十四年，石棣楊居士創祇洹精舍於南京，負笈從之，與仁山、太虛二尊宿同學。又二年，清廷虞佛教青年，參加革命，飭江蘇諸山設僧立師範，遂轉入肆業。刻苦自勵，進步神速。宣統三年與仁山、太虛二尊宿，發起佛教革新運動，首擬改金山江天寺為學校，為當事者所格，卒不果。民國二年回泰縣，創儒釋初高小學，出家青年有新思想者，翕然從之。得弟子南亭，後亦為當代大德，且隨侍終身焉。

和尚猶以所學未充，志在深造，月霞大師傳賢首宗旨方主上海華嚴大學講席，乃往就讀。校務因事停頓，隨月老轉入杭州海潮寺華嚴大學，長期肄習，深有領悟，曾著華嚴大綱，後燬於抗日兵火。民國六年，日本脅中國訂立二十一條條約，要求日僧入華佈教，北京為圖抵制，請月老講楞嚴，和尚隨往，月老不慣北土氣候，旋即南返。應九華東崖寺請講楞嚴，又赴湖北講經，東崖寺即由和尚代座，又隨月老至宜興罄山寺講法華，既而月老示寂，和尚痛失所依，頓悟人生夢幻，遂專事向上一著。常州天寧寺治開大師，禪宗泰斗，名滿大江南北。乃往入堂參究，歷時三年。天寧定例六十年舉行傳戒，民國九年值戒期，求戒者近三千人，和尚任知客，處理繁劇，條理秩然。

民國十年，掩關泰州北山寺，專究華嚴。旋應鎮江焦山定慧寺之聘，受記荊，任監院。焦山為中國古刹，住眾常三百餘人，以研究教理為主，與金山之禪，寶華之律，鼎足而三。和尚卓錫講學，座下嘗數百指。十八、十九兩年，應香港何東夫人張蓮覺居上之請，兩度蒞港講普賢行願品諸經，開香港佛教之新風氣。十八年香港苦旱已久，開講之日，大雨滂沱，以是聽眾極盛，曾著婦女學佛緣起，風行一時。二十三年，任焦山定慧寺住持，首改叢林制度，創焦山佛學院，造就宏法人才，先後卒業而能分化於四方者，指不勝屈。二十六年抗日戰起，焦山地勢險要，寺眾咸勸引避，和尚以常住為重，誓共存亡，日寇至，闔寺精華，全付一炬，以挽救得法，未傷一人，而大殿、天王殿、藏經樓猶得保全。和尚遂返泰縣，集故鄉子弟，教以佛學及愛國思想，從事抗日宣傳，創福田工讀社，提倡生產報國，並至出生地之黃柯莊講普賢行願品，鄉人初聞講經，莫不歡喜稱奇，勝利後始返江南。

和尚於三十八年抵臺灣，初寓十普寺，講遺教三經。前司法院長居正與李子寬居士、張清揚居士等倡建護國息災法會，禮請主持淨壇。四十一年，弟子南亭創華嚴蓮社，迎請長期供養。歷講大乘諸經，並受聘至臺南大仙寺、基隆靈泉寺、臺中寶覺寺三次傳戒。平日主持華嚴月會，領眾共修。為鼓勵社友子弟升學，發起華嚴供會，集資為獎學基金，於社友清貧或突遭變故者，亦多救濟。經常印施經論，因而歸向佛法者，達數千人。其自修則以閱經、禮佛、靜坐為恒課，每屆冬季，必打個人靜七四十九日，數十年未嘗間斷。

和尚身體素弱，食睡甚少。五十一年春，入醫院割治小腸疝氣後，即感左胸上端疼痛，翌年加劇，中西醫莫測病源，遂於五十二年國曆三月十四日辰時化去，世壽七十有五，戒臘五十八，法臘四十一。是日為夏曆二月十九日，相傳觀音大士誕辰，蓮社例啟法

會。信徒不期而集。翌日入龕，周身柔軟如生，頭頂猶溫。而斷七之日，又適為浴佛節，是亦奇矣！

和尚剃度弟子靄亭、潤亭、南亭、遂亭、雨亭等，徒孫存遠、恒遠、善遠、良遠、春遠、旨遠、定遠等，徒曾孫自一、守一、成一、唯一、果一等。靄亭曾住持鎮江夾山竹林寺，南亭曾住持泰縣光孝寺，存遠曾住持儀徵寶光寺，善遠曾住持泰縣覺正寺，自一曾住持南京棲霞普德二寺，守一曾住持宜興龍池山澄光寺。其焦山定慧寺傳法弟子為鐙明、鐙朗等，法孫為圓湛，戒證、茗山、介如等。鐙朗即臺灣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法師也。

贊曰：自大陸變色，佛教首當其災，緇林名德，相率南遷。以和尚戒臘最高，而加之以工夫綿密，知見卓犖，足以範後學而示來茲，故隱然為法門砥柱。若其忘懷得失，泯情物我，有未易窺測者矣。和尚慧日雖隱，而及門多賢，莫不解行並茂，楷模一方，蓋培養僧才之效，後之擔荷大法者，可不知所先務哉！

佛法僧寶

佛學小叢書佛法僧寶

焦山定慧寺智光輯

佛

佛證法界無障礙身。隨眾生機。示其隱顯。分法報化。以應物感。現真身。留影像。而德澤於世則一也。所以忉利暫隔。猶致刻檀之聖容。況金身長晦。孰忘模寫之心哉。是故發源西域。則優填王創其始。移教東夏。則漢明帝肇其初。由茲而來。匠者踵武。聿追法身。備極珍寶金石珠玉之飾。土木繡畫之資。莫不即心致巧。因茲呈妙。昔者僧眾創造緯絕。君民製作日新。今舉其殊勝以表益也。

念佛

大聖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稱揚之德。故十方諸佛。同出於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於蓮臺之上。隨念何相。皆得利益。

故法華經偈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譬喻經云。昔有國王。煞父自立。有阿羅漢知此國王。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七日。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劫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絕。臨去重告。慎莫忘此。王便叉手。一心稱說。晝夜不廢。至于七日。便即命終。魂神趣向阿鼻地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知是地獄。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獄中罪人聞稱佛聲。皆共一時。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出生人中。後阿羅漢。重為說法。得須陀洹。以是因緣。稱佛名號。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為喻。

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釋迦牟尼。滅度之後。有一王子。名曰金幢。憍慢邪見。不信佛法。有一比丘。名定自在。語王子言。世有佛像。眾寶嚴飾。極為可愛。可暫入塔。觀佛形像。王子即隨。共入塔中。見像相好。白比丘言。佛像端嚴。猶尚如此。況佛真身。比丘告言。汝今見像。不能禮者。應當合掌。稱南無佛。是時王子。即便合掌。稱南無佛。還宮繫念。塔中像故。即於後夜。夢見佛像。夢已歡喜。捨離邪見。皈依三寶。由一入塔。稱佛善根。命終得值九百萬億那由他佛。於諸佛所。逮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故。諸佛現前。為其授記。從是已來。經於百萬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乃至今日。獲得甚深首楞嚴定。昔王子者。今財首菩薩是。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是學念佛也。

觀佛

佛聖尊容。利益弘深。隨喜見聞。難遭難遇。勸諸行者。常須觀佛。心存妙色。似對目前。意想光儀。如臨咫尺。雖法身無二。隨應說三。逗機弘誘。乃有多種。

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視。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從此已後。恆得值佛。於諸佛所淨修梵行。得念佛三昧海。得三昧已。佛為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

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自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賫優填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上。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市之像。如諸傳備載。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是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於地。孫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側處。至四月八日。皓游戲曰。四月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便遍祀神祇。並無效應。宮內伎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病可悔耶。皓信之。伏枕皈依。懺罪尤懇。有頃便愈。遂以

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慙悔殷重。廣修功德。於建安寺。隱痛漸愈也。

梁祖武帝。以天鑒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為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賚栴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坐高五尺。在祇洹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相現。普為眾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眾。及傳送者。身多亡歿。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等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灌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毘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鑒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楊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煞。並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蔬食斷欲。至太清三年五月崩。湘東王在江陵即位。號元承聖。遣人從楊都迎上。至荊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後像所到處。其國必興。

毘盧佛

華嚴經偈云。毘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周襄州峴山華嚴寺佛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徵應在昔。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皇乃出。如前莊嚴。以為坐像。號曰毘盧遮那佛。每年祈福。以為皈依之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洩出。沾汗懷中。金薄

剝起。洩流有光。拭之無塵。望還如洩。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洩還連出。塗漫懷內。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內。洩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怪。至七月內。漢水泛漲。溢入城郭。深丈餘。滔溺不少。襄陽士俗。有少子者。皆往祈之。隨其本心。男女悉感應也。（其他可參看華嚴感應緣起。）

彌陀佛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此丘。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有四眾。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彌陀佛。即與大眾。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還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六神通。光明赫奕。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為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銓。齋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覩神炤爍。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為念。以大業五年五月。微患。至夜忽起。依常面西。禮竟。跏趺而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怡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頽。充委堦墀。福慧力矣。

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受持小戒。居梁郡築弋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師慧超。嘗建經堂。木往禮拜。輒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履地。木又於夜中臥而誦習。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蓉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華。獨空無人。木欲登華。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響高大。木母謂其魘。驚起喚之。木母篤老。口無復齒。木恆嚼哺飴母。為以過中不得淨漱。故年將立。不受大戒。母終亡後。木自除草開壇。請師受戒。

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仰望西南。見一天人。著纁衣。衣色赤黃。去木或近或遠。尋沒不見。凡見靈異。秘不語人。木兄出家。聞而欲知。乃誑誘之曰。汝為道積年。竟無所招。比可養髮。當逐出門。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唯靜稱尼。聞其道德。方便請問。乃為具說。木後與罔等。共禮無量壽佛。因伏地不起。咸謂得眠。蹴而問之。木竟不答。靜稱復獨苦求問。木云當伏地之時。夢往安養國。見佛為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即覺。甚追恨之。木元嘉十四年。時已六十九。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進。兒子遵修。唯婦迷閉。不信釋教。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甦。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先雖齋戒禮拜。而未嘗看經。即升座轉讀。聲句清利。下啟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華。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其苦。故歸啟報。語竟復絕。母於是乃敬法云云。

釋迦佛

釋迦牟尼佛。為此界之教主。於吾人最有大恩。故稱三界大師。四生慈父。彌陀經云。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

華嚴經偈云。寧受一切苦。得聞佛音聲。不受一切樂。而不聞佛名。所以無量劫。受此諸苦惱。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

隋時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軀。舉高一丈六尺。像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

日。而便甦活。遂向寺僧。說云於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見像來王前。王遂走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今仍未畢。奈何令死。王自顧問一人曰。法慶合死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令移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甦活。為寺僧說之。乃令於凝觀寺看之。須臾之間。遂見法慶甦活。所說與大智不殊。法慶甦後。常食荷葉。以為佳味。及噉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容圓滿。屢放光明。此寺雖廢。其像現存。(其他廣如釋迦應化事跡)

藥師佛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云。佛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曰瑠璃。佛號藥師瑠璃光如來。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

序云。藥師如來本願功德者。致福消災之要法也。十二大願。彰因行之弘遠。七寶莊嚴。顯果德之純淨。憶念稱名。則眾苦咸脫。祈請供養。則諸願皆滿。致於病士求救。應死更生。王者禳輿。轉禍為福。信是消百怪之神符。除九橫之妙術矣。

彌勒佛

上生經云。若有體敬彌勒佛者。除却百億劫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眾八部。聞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眾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

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唐顯慶二年。勅使王支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至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焰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焰轉熾。漢使

等。曾於中架一釜。煮飯得熟。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彌勒佛。當來成道天冠。金火龍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嘗於長安薛尚書家寺見紅白光。十餘日中。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遊此寺。於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樊郢。住江陵靈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寺東樹。有紫光爛起。暉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弗之見也。二十餘日。玉常見焉。後寺主釋法弘。將於樹下營築禪基。仰首條間。得金坐像。亦高尺許也。

文殊菩薩

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七行。建旗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撿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侃初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在輦。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能移處。後更足以事力。輜車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難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是也。

普賢菩薩

華嚴普賢行願偈云。若人於此普賢願。讀誦受持及演說。果報唯佛能證知。決定獲勝菩提道。若能誦此普賢願。我說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圓。成就眾生清淨願。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沉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刹。

宋路昭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賢菩薩乘寶輦象安於中興禪房。因設講于寺。其年十月八日。齋畢解座。會僧二百人。于時寺宇始構。帝甚留心。輦蹕臨幸。旬必數四。僧徒勤整。禁衛嚴肅。爾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預于座次。風貌秀舉。闔堂驚瞻。齋主與語。往還百餘日。忽不復見。列筵同覩識其神人矣。

觀世音菩薩

華嚴經云。觀世音菩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善男子。我恆住此大悲行門。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廣如普門品等說）

秦徐義。高陸人也。少奉法。為苻堅尚書。末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草。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牙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遂得免之。

晉始寧山。有竺法義。晉興寧中沙門。遊刃眾典。尤善法華。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世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寤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而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矣。靈感多端。詳如傳紀。

大勢至菩薩

楞嚴經云。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地藏菩薩

瑜伽文云。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神僧傳云。佛滅度後一千五百年。菩薩降跡於新羅王家。姓金。號喬覺。永徽唐高宗年號四年。二十四歲祝髮。攜白犬善聽。航海而來。至江南池州東青陽縣九華山。端坐九子山頭七十五載。至開元十六年。七月卅夜成道。計年九十九歲。時有閣老閔公。素懷善念。每齋百僧。必虛一位。請洞僧足數。僧乃乞一袈裟地。公許之。衣遍覆九峯。遂盡喜捨。其子求出家。即道明和尚。公後示離塵網。菩薩入定二十年。至至德二年。七月卅日。顯聖起塔。至今成大道場。

準提菩薩

大準提陀羅尼經云。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名稱大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并諸菩薩。及諸天龍八部。前後圍繞。愍

念未來。薄福惡業眾生。入準提三摩地。說過去七俱胝佛所說陀羅尼。

若出家在家男女。至心勤誦準提真言者。所求各遂。茲錄其靈感一二則。

明時袁了凡。以持準提真言。無年而延高壽。無子而得貴子。無官而登甲出仕享大名。見準提獨部法別行本。

近時惠州府城後所街。麥某之媳張氏。才娶一二年。性情和平。頗得家人歡。一日無故投環自縊。適為小姑所見。大呼家人齊集。急為解下。則已慳慳一息。多方施救。方慶生還。惟是知覺全失。行動需人。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討也。百般醫治。均不見效。聞同街明月庵。有老比丘尼。行持清潔。請代懺悔。尼云。余近虔持準提咒。子將咒水歸飲。病人得菩薩力加被。自可轉凶為吉。麥某從之。連飲三日。其病霍然而愈云。

法

法者。即經律論三藏是。約其體則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論其相則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說其用則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此大乘起信論之言法義也。換言之。法即諸佛之慧脈。眾生之命根也。寂然不動者。是無象無言法。感而遂通者。是有名有教夫。夫此無上甚深微妙之法。百千萬劫難遭難遇。是以清晨靜宵。若晝若夜。或獨在空閑。或多人集處。讀誦經典。吐納宮商。文字分明。言味流美。詞韻相屬。適眾人心。利生物善。幽靈欣躍。精神悅豫。久習純熟。文義通曉。敬心殷誦。至誠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流通一言。功超數劫。故諸經律論。末後咐囑。廣讚功能。此是甘露之初門。入道之終德也。

聽法

付法藏經。佛言一切眾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法是眾生真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所以然者。一切眾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近惡則惡。若近惡友。便造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若近善友。起諸敬心。聽受妙法。必能離諸苦惱。受最勝樂。經云。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蹋殺。後時象廐。為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誦法句經偈云。為善生天。為惡入淵。象聞法已。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即召諸臣。共謀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殺。惡心猛熾。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眾生。志性無定。畜生尚爾。聞法生慈。見殺增害。豈況於人而不染習。是故智者。宜應覺知。見惡須棄。

覩善宜近。勤聽經法。

又云。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數甚多。詣華氏城中。遍行街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時婆羅門。極大嗔恚。高聲罵言。此城中人。愚癡闇鈍。若不就我買髑髏者。我當與作惡名聞也。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畏毀謗。便將錢買。即以銅筋。貫穿其耳。若徹過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婆羅門言。我此髑髏。悉皆無異。何故與價。差別不等。優婆塞言。前徹過者。此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如此。相與多價。其半徹者。雖聽經法。未善分別。故與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故不與價。時優婆塞。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此優婆塞。以聽法髑髏。起塔而供養之。尚得生天。況能至心聽受

經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實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得無隱快樂。應當至心勤聽經法。

求法

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當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後時便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老根昧。素無知曉。齋食訖已。女人至心。求請說法。敷座頭前。閉自靜坐。比丘自知。不解說法。趁其泯眼。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時獲得須陀洹果。即得果已。向寺求覓。欲報其恩。然此比丘。自審無知。棄他逃走。倍生慚恥。轉復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見已。具說蒙得道因緣。齋供報恩。老比丘聞。甚大慚愧。深自剋責。亦復獲得須陀洹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精誠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薩行。時世無佛。亦無經法。時天帝釋。觀見菩薩。獨在山中。修諸苦行。即下試之。自變其身。作羅刹像。甚可怖畏。住菩薩前。口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是偈已。遍觀四方。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即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不見餘人。唯見羅刹。即便往問。大士何處得半偈。此半偈義。乃是三世諸佛正道。羅刹答言。汝不須問。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謬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菩薩復語。若能為我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汝弟子。羅刹答言。汝智太過。但自憂身。都不見念。我今飢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汝食何食。羅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菩薩聞已。即語羅刹。但能具足。說是偈竟。我當以身。奉施供養。羅刹答言。誰當信汝。為八字故。棄所愛身。菩薩答言。我今有證。梵釋四王。諸佛菩薩。能為我證。羅刹聞已。勅聽許說。菩薩歡喜。即脫皮衣。為敷法

座。白言和尚。願坐此座。善為我說。羅刹即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是偈已。菩薩深思。然後處處。石壁道樹。書寫此偈。竟上高樹。投身而下。未至地頃。時虛空中。出種種聲。爾時羅刹。還復釋身。接取菩薩。安置平地。懺悔辭謝。頂禮而去。緣為半偈。捨身因緣。

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無上道。

又涅槃經云。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也。

華嚴經云。我等諸佛。護持此經。令未來世。一切菩薩。未曾聞者。皆悉得聞。

弘法

勝天子經云。若有法師。流通此經處。此地即是如來所行。於彼法師。當生善知識心。尊重之心。猶如佛心。

華嚴經云。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安住虛空。以清淨眼。觀察大海。龍王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搏開海水。悉令兩闢。知龍男女。有命盡者。而撮取之。如來應供正遍知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安住無礙虛空之中。以清淨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眾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奮勇猛力止觀兩翅。搏開生死大愛海水。隨其應出生死大海。除滅一切妄想顛倒。安立如來無礙之行。華嚴玄談云。聞薰為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

又出現品云。如人食少金剛。終竟不銷。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為諸行煩惱身過。到於無為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為諸行煩惱而共止故。

又云。設有菩薩。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密。修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為真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聞此法。信解隨順悟入。當知此人。生如來家。乃至深入如來無礙境界。

漢永平間。經法初來東土。有五岳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餘人。上表請決釋道二教之優劣。帝乃於白馬寺。火驗釋道二教之經。道教盡燬。釋經盡存。自是天下靡然歸佛。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將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恆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

東晉孝武之前。恆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達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通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

法不傳。當從大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返。即放光般若經是也。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闈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恩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逾越羣經。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浴。自為恆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鬱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賞。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比僧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說之。

僧

僧者。謂遵佛制戒。威儀出俗。既辭官榮。又別親屬。惟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超人天。重逾金玉。稱為僧也。是知僧之利益。不可稱紀。故經云。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獲重罪。若待太公為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則萬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人戒虧。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又不可偏遵佛法。頓棄僧尼。以法不自弘。弘之在人。僧能弘道。故須齊敬也。

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諸比丘等。王聞佛教。即從

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資皆留難者。犯根本罪。

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如諸比丘。知有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為不如也。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若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比丘者。為不如也。數往見比丘復有二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為不如也。禮敬比丘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不問經者。為不如也。

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為道人作禮。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我不下也。

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瑟大會。王至會日。香湯沐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遙請眾僧。聖眾飛來。凡二十萬。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訊。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見熾盛。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童幼。王聞是已。便勅諸臣。各遣推覓。自死百獸。人各一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已。各勅詣市賣之。餘頭悉售。夜奢人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眾人見已。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羅入夜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爾時。被罵辱已。來詣王所。而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尚無欲見。況有買者。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虛與。夜奢奉教。重齋入市。唱告眾人。無錢買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無肯取者。夜奢慚惶。還自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虛與不取。反被罵辱。況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夜奢答王。人最為貴。王言。若貴何故不售。夜奢答王。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否。夜奢惶懼。怖不敢對。

王即語言。施汝無畏。汝當實答。夜奢惶怖。俛仰答王。王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敬眾僧。卿若是吾真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頭。如何今日。止吾禮拜。夜奢爾時。聞王此語。方自悔責。改邪歸正。歸敬三寶。以是因緣。眾生聞者。若見三寶。應當至心恭敬禮拜。

神僧

雜寶藏經云。月氏國王。名栴檀闍尼吒。聞闍賓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即與諸臣。往造彼國。與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為王。王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何能任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國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與諸羣臣。從遠來相見。唯願尊者。整衣服。共相待接。時尊者答言。我聞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俗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靜默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其住處。見尊者祇夜多。覩其威德。倍生敬信。即前稽首。卻住一面。時尊者欲唾。月氏國王。不覺前進授唾器。時尊者即語王言。貧道今者未堪為王作福田也。胡為躬自枉屈神駕。時月氏王。深生慚愧。尊者若非神德。何能爾也。即便為王。略說教法。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王聞教已。即便還國。至其中路。羣臣怨言。我等遠從大王。往至彼國。竟無所聞。然空還國。時王報言。向尊者為我說法。來時道好。去如來時。卿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植王種。今享斯位。復修積善。當來之世。必重受福。故誠我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羣臣聞已。稽首謝言。臣等下愚。竊生妄解。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德所種。故享斯位。羣臣歡喜。言已而退。

漢永平年中。迦葉摩騰中印度人。婆羅門種。幼而敏悟。兼有風姿。博學多聞。特明經律。思力精拔。探蹟鉤深。敷文析理。義出神表。嘗遊西印度。有一小國。請騰講金光明經。俄而鄰國興師。

來將踐境。輒有事礙。兵不能進。彼國兵眾。疑有異術。密遣使覘。但見君臣。安然共聽。其所講經。明地神王護國之法。於是彼國。覩斯神驗。請和求法。時蔡愔等。奉勅使西。殷請騰與竺法蘭。隨愔東來。傳法化世。晉永嘉四年。沙門佛圖澄至洛陽。時後趙石勒據洛陽。敬澄如神。勒死。弟季龍襲。尤傾心事澄。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升殿護輿。太子諸侯扶翼而進。澄專事化度。弟子至數千萬人。國人於其所在之方。不敢涕唾。每相戒曰。勿起惡心。勿為惡事。大和尚心能知之。其感化道俗如此。大教東流以來。至澄而始盛也。

高僧

宋文帝七年。帝迎求那跋摩至金陵。居祇洹寺。僕射和尚之等。並師事之。帝嘗問曰。朕欲齋戒不殺以御天下。未得所志。跋摩對曰。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倘不克己苦節。何以濟用。帝王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民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應時。百穀茲茂。以此持齋。持齋亦大矣。以此不殺。不殺亦至矣。寧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嘆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謂盡天人之際矣。師在祇洹寺講華嚴經。帝率公卿。日詣下座。此時法門實為極榮之時代。

魏獻文五年。僧曇曜奏曰。民間可平歲入粟於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以振飢民。又請民犯重罪者。為浮圖戶。供諸寺之灑掃。帝悉許之。於是僧祇粟遍天下。

梁武帝六年。金陵光宅寺。法雲法師講法華經。感天雨華。南京雨華臺。即其遺跡也。

隋文帝十一年迎智顛。設千僧會。並受菩薩戒。聽民間自由信佛。唐太宗時。沙門杜順。有神迹。對於病者病即癒。對於啞者啞即言。而人初不介意。通達華嚴玄旨。造華嚴法界觀。五教止觀等書。顯法界圓頓之理。帝嘗召見之。賜以帝心尊者之號。

宋熙寧間。契嵩至錢塘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上輔編定祖圖正宗記。帝讀感嘆。敕以其書。入於大藏。賜號明教大師。以示參政歐陽修。修覽文嘆曰。不意僧中有此耶也。由是宰相以下。無不爭相延請。名振海內。

元太祖時。沙門海雲者。道俗受其薰化。王及士庶。無不崇重。太祖二后妃。奉以光天鎮國大士之號。史天澤等。與為金石之交。世祖在王邸時。請問佛法大意。求受戒。定宗憲宗。共命之總管天下僧事。眷遇殊渥。及歿。諡佛曰圓明大師。

明萬歷間。沙門僧可。號達觀。于燕京建大法幢。著有紫柏老人集。師曾刊刻方冊大藏經。以便流通。是為明本大藏。即方冊藏經之權輿也。

清順治時。沙門玉林。號通琇。即蘇省宜興磬山圓修之弟子也。順治十六年。敕諭云。特遣皇華之使。聘來京闕。卓錫上林。朕於聽覽之餘。親詢釋梵之奧。玉林至京。順治帝即萬善殿。請師昇座說法。後迎入面苑。時時問答。遇合之隆。一時無比。既而玉林堅請還山。帝許之。留其首座茆溪行森。問答稱。旨賜玉林號大覺普濟禪師。茆溪為明道正覺禪師。

寶

佛法僧是為三寶。其所以為寶者。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一者希有義。如世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眾生。百千萬世。不能值遇。故名為寶。二者離垢義。如世真寶。體無瑕

穢。三寶如是。絕離諸漏。故名為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寶。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為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珍寶。能嚴身首。令身姝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為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諸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故名為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鍊。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為世八法所改。故名為寶。

釋迦佛等。是真佛寶。金口所說教理行果。是真法寶。清淨沙門。是真僧寶。

紹隆

華嚴經云。教諸眾生。發菩提心。是故能令佛種不斷。常為眾生。開闡法藏。是故能令法種不斷。善持教法。無所垂違。是故能令僧種不斷。復次悉能稱讚一切大願。是故能令佛種不斷。分別演說。因緣之門。是故能令法種不斷。常勤修習。六和敬法。是故能令僧種不斷。復次於眾生田中。下佛種子。是故能令佛種不斷。護持正法。不惜身命。是故能令法種不斷。統理大眾。無有疲倦。是故能令僧種不斷。復次於去來今佛。所說之法。所制之戒。皆悉奉持。心不捨離。是故能令佛法僧種永不斷絕。菩薩如是。紹隆三寶。一切所行。無有過失。隨有所作。皆以回向一切智門。是故三業皆無瑕玷。無瑕玷故。所作眾善。所行諸行。教化眾生。隨應說法。乃至一念。無有錯謬。皆與方便智慧相應。悉以向於一切智智。無空過者。

禮念

五輪至地。為除身業不善。稱揚名字。歌讚佛德。為除口業不善。心常緣念。若鏡現像。為除意業不善。為對佛眼。故須身禮。為對

天耳。故須口唱。為對他心。故須意念。由口業唱。故聞慧得成。由意業念。故思慧得成。由身業禮。故修慧得成。又由身業禮故。戒學得成。由意業念故。定學得成。由口業唱故。慧學得成。

尊重

當茲法末。自惟薄福。不逢正化。賴蒙遺迹。幸承餘蔭。金檀銅素。漆紵丹青。圖像聖容。名為佛寶。紙絹竹帛。書寫玄言。名為法寶。剃髮染衣。執持應器。名為僧寶。此之三種。體相雖假。用表真容。敬之則頓成佛種。憊之則常招苦報。故經有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諸有志者。幸留意焉。

此編多取材於法苑珠林。餘則三國佛教史。中國佛教史。高僧傳等。其引經據論。皆有注明。然此區區掛漏之輯。固非所應。而為初心計。似乎略而易記。淺而易明。羅列興趣之故事。薰發本有之淨心。上植三乘正因。下培人天福果。其于現前濁世眾生。不無小補云。

婦女學佛初步

敘言

我編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今年春天。答應香港女子佛學會演講用的。等到夏天講完了。回到焦山的時候。剛剛遇著張慰西居士。在山編纂蘇省通志。我隨時就把這本書。送與張居士看看。如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他改正一下子。那曉得張居士看過一遍。就認為這本書是關係人生社會。根本上緊要的道理。是人們謀福樂的指南。就囑智光再重編一回。把所有的深理。一齊都改成淺說。並且間以略註。凡是識字的人們。一看就明白。人人都可以照這樣的方法。

去廣謀福樂。普利人羣。不過這本書最初編的前後綱目。是從本起末的說法。所立的程次。是由我們一心的本體。分出身心真妄。轉成男女幻相。一直說到婦女學佛的原因。和將來的效力。現在想想。因為要人們容易看得懂。便於做得到。就用返本還原的說法。故此變成了現在的這箇綱目。

民國十八年冬月智光識於焦山定慧寺

佛學小叢書 婦女學佛初步

(一)婦女學佛的現因

因果的道理。如影隨形。似響應聲。縱然經過百千萬億劫數。還是一絲一毫都不會訛錯的。所以說一得一失。沒有不由前因。一舉一動。沒有不招後果。過去現在未來底三世。是輪流轉動。沒有停息的。你看咧。種瓜底得瓜。種豆底得豆。不是顯然粗淺的一箇證據嗎。世間上父母啊。夫婦啊。兄弟啊。姊妹啊。兒女啊。眷屬啊。總不過是順逆兩種因緣。感發顯現的。

順因緣所感底哩。就是父母慈。夫婦順。兄弟和。姊妹好。兒女孝。六親眷屬。都互相恭敬。互相助益。處處環境。美好圓滿。

逆因緣所感底哩。就與前面所說底相反了。

世上有胎教。佛說有處胎經。同一樣的注重現所造因。所以今日是一個善良的閨女。就是將來一個賢德夫人。我國的男女各居其半。但是家庭中教育。多半要倚賴賢母。要想國家崛興。不得賢母。就沒有資助。世上沒有賢母。國家就沒有良民。要求家庭中有賢子弟。更從那塊可得咧。但順因緣底親屬。教化容易的。逆因緣底親屬。教化艱難的。假使懂了佛法三世因果的道理。那末逆順底因緣。都可以依佛理的解釋。就是在親屬中。感到不如意的境遇。

便也可以忍耐底受下。安然底相處。不致於再結逆緣。恨心深入。成為冤仇。展轉報復。沒有休息了。所以有句話說的。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

我們要曉得。世間上大凡百種的事情。總逃不出因果底定律。人生的生死。年齡的大小。享用的好醜。運氣の盛衰。乃至於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興廢。固然不是偶然生出來的。尤其不是憑空而來的。古人有兩句話說得好。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所說的積。就是個因。餘就是個果。有什麼樣的因。必定受什麼樣的果。既種了因。這個果。遲早終要出現的。所以說善惡到頭終有報。爭來早與來遲。

簡單的因果。如一因成一果。很容易明白。到複雜的因果。如一因成多果。或多因成一果。多因成多果。更有同因異感。異因同感。就更難了解了。總之不論怎樣複雜萬變底因因果果。有如債主要債似的。強者先牽起走。弱者隨後再說。都是不得放鬆的。我們張開眼看。這世間萬有底變化。事物底形相。沒有不是各個妄心所造成的。即如歐洲的大戰。死傷了幾千萬人。俄國的共產。飢死了幾百萬人。日本的地震。死亡了萬把多人。中國各地的天災人禍。死傷了百萬多人。我們再閉著眼。靜然底想想。那一處沒有前因。就得這樣兒嗎。所以一起心。一動念的。常常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個因明學。所以是人生重要的問題。編這本婦女學佛的緣起。就是人生因果律。由胎而孩。而壯。及長。維護良好根本的效力。實在婦女學佛。是為人生謀福樂。最重要的第一著。尤其是光耀家庭。莊嚴社會。偉大的關鍵。佛經上說的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華嚴大教所以重在因行。就是這個道理。

(二)婦女學佛的來果

果者就是因底成效。現在底果。實在由於從前底因。後來底果。又看現在底因。因果相生。如旋火輪底動轉不息。世上粗心的人。以為內果已經成了。沒有辦法了。不知因果通乎三世。三世都根據因果。因果各具三世。只看見貧富壽夭。容顏好醜。環境苦樂。以為不能轉移。這是斷常不正的。一種偏邪執著知見。要明白世界有成住壞空。人心有生住異滅。時時轉變。念念生滅。這能知道轉變和生滅的本心。具足無量無盡底因果。起信論上說。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唯是一心作。換一句話說。就是三界之中。所有的一切法。皆由人心之所造作出來的。故此佛說大小乘法。大乘法自他齊度小乘法專為自度為人心作個準繩規則。為進化作個要妙良圖。

人們要求家庭眷屬。社會國治底清平。必定先要提倡婦女學佛。婦女明白了。一心因果底道理。由懷胎而育孩。以及長成。都是正確底數化。不同平常驕生慣養的。必有超特底訓育。叫他認識人生底因果律。自小兒到長大成人。一朝一晚在家裡。處處以母為習慣。塊塊以母為便宜。一切都賴母以指導的。依照這種母教。自然而然地。生出來底人。就成為高尚的人格了。國裡有了賢母。世上才有良民。家裡有了賢母。方才有好子孫。這是展轉相依。互為緣起的。所以婦女學佛。能達到這圓滿底美果。那成效是實在廣大。說不盡了。因果經上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要曉得。果報底感應。是分三種。一種是現報。就是今生作善作惡。今生就受福受禍。一種是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等到來生。才受福受禍。一種是後報。今生作善作惡。要到第三生第四生。或者十百千萬生。乃至無量無邊劫數後。才受福受禍。總之凡所受果。必有前因。

大凡世間底人。如不從小。受一番確切因果律的教訓。等到長大成人了。遇著人生困難問題。不能解決的。不是走入自殺的黑路。就是橫行作惡。弄得家庭不安。六親不和。再不然。就是無法

無天。擾亂社會。危害公德。以滿慾望。殊不知人生種種萬有不齊。完全是因果的關係。要想到自己環境不好。應該生慚愧心極力懺悔。看見人家環境好。應該努力行善。假如說富貴不均。窮人該向富人要求公平。才能甘心。那身體衰弱的。面貌醜陋的。子孫愚蠢的。思想呆笨的。都應向體強的。面美的。子孫賢的。思想靈的。要求一個公平了。世上還有這種道理嗎。這不過是複雜因果問題中的一個證明。其餘像這一類的關係。正不知幾多。

我們應當知道。這個裡面有一定的道理。世上富貴安樂的人。一定是前生廣施濟眾的。貧窮疾病的人。一定是前生慳貪巧取的。到處遇善緣的人。一定是前生慈悲利人的。常常被人譏笑的人。一定是前生計謀奸巧的。家室和好子孫賢孝的人。一定是前生敬長慈幼。推己及人的。鰥寡孤獨。骨肉乖離的人。一定前生只圖自己。損害公眾的。這樣想來。可見得。仁厚和刻薄。就是修短的關。謙卑和驕滿。就是禍福的關。勤儉和奢侈。就是貧富的關。保養和縱欲。就是人鬼的關。看到這裡。這個因果的揀擇。我們應當自己明白了。照這樣的推本窮源。所以婦女學佛。造福於現在與未來的人生。家庭社會國家。還有限量麼。古人說的。萬家生佛。是不是這個意義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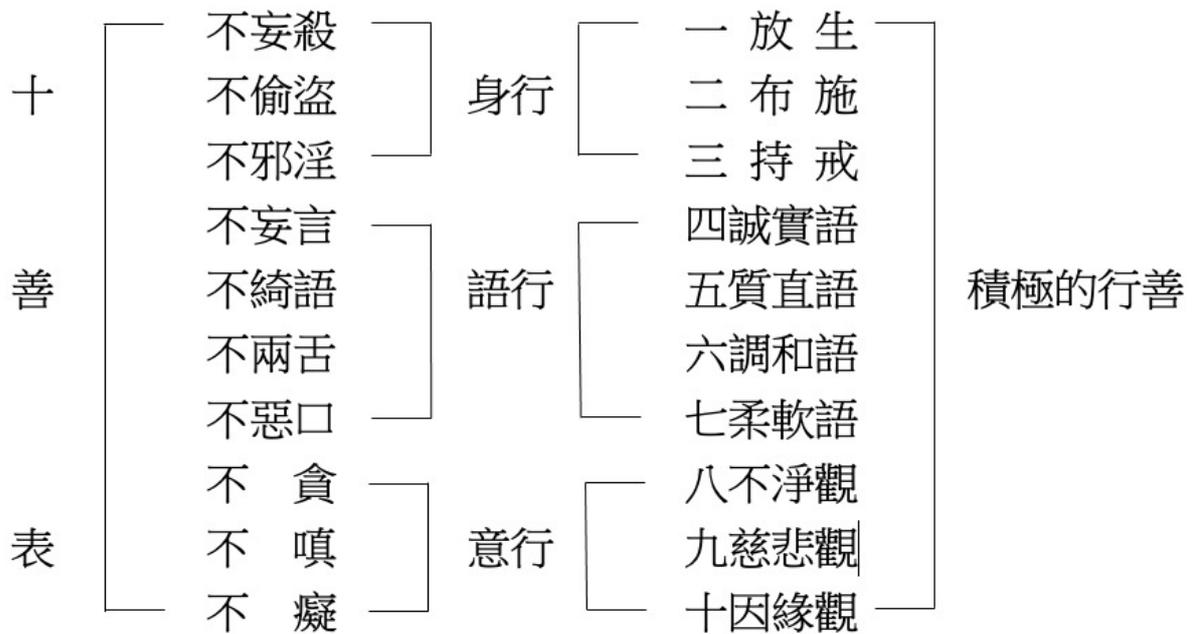
(三)婦女學佛的希望

自古及今。中外各國。信佛的人們。婦女實居多數。家庭社會轉移風化。婦女亦佔大半。如母之慈。妻之愛。姊妹之和睦。親屬之友誼。最易相感。故母子之恩。夫婦之情。兄弟姊妹之愛。至為有力。所以婦女學佛。乃是人生根本。趨向正覺主要的路途。人生家庭的內政。固然是依賴婦女們。就是國家政治。亦復在無形中。賴婦女為資助。所以婦女學佛。是很偉大的一樁事。

現在底學說。多半皆有所偏。以致世風變幻。險惡萬狀。不可收拾。人心失其正軌。沒有一法得其究竟。惟有佛法圓融澈底。能救世苦。所望慈行婦人。有德童女。立大誓願。發大悲心。勇猛精進。學佛法的自度度人。光昌大地。消弭一切惡濁的劫運。近年來國內各地。兵戈擾攘。天災人禍。挾以俱來。民生的困苦。已經達於極點了。凡有見識之人。多提倡佛法。藉資挽回。現在收效雖然小。將來結果很大的。

古人說的。此生不向今身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又說的得人生者。如爪上土。失人生者。如大地土。這就是六道輪轉的說話。得人生。是不易的。我們要憑這箇本心。因果的定律為進趣。不可走錯了路。白吃瞎苦。良慶大師語錄上也說的。若不到這裡。幾乎虛度一生。到這裡就是指明白心法的。要明這心法。先由三皈。五戒。十善。做起。三皈者。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是覺悟圓滿成功的人。法是佛所說的覺悟的理由和方法。僧是能實行宏揚佛法的人。所以皆當投誠為依據的。五戒十善。列後二表。

五 戒 表	止所不當為	不殘殺而仁愛	作所當為 儒家五常
		不偷盜而利義	
	乃倫理原則	不邪淫而禮節	
		不欺妄而誠信	
		不用亂性情物而調善身心	



看這兩個表。可以明白五戒十善的大綱了。歡喜學禪的。看禪宗的語錄。歡喜學教的。看由淺而至深的經。歡喜生淨土的專念佛。歡喜密功的。專持咒。於這四種法。能深入一門的。就互相扶助。展轉傳化。婦女人們。能發起心來。這莊嚴燦爛光明的國土。和高尚的哲士。是不難實現了。這是編輯與印行者。對於婦女人們的一個希望。

(四)華女學佛的由致

佛法由漢朝。就流傳到我們中國所以東方婦女人們學佛的。一日多是一日。如善女傳上說得很多的。現姑照參禪的。通教的。持咒的。念佛的。四門說罷。五燈會元書上說的。有個叫空室道人。名智通。就是龍圖范珣的女兒。這女兒從小兒。就聰明智慧。長大了。許配丞相蘇頌的孫。名叫蘇悌。智通看法界觀。忽然大悟。做了兩首偈。第一首。浩浩塵中體一如。人在這濁惡世界塵勞的中間雖生而死死而生的自心的本體是不生不滅如一的縱橫交互應毘盧。毘盧就是說華嚴經的圓滿報身佛人們雖在生死中投出投投的一縱一橫這真心的本體還是與毘盧佛本體相印合的全波是水波非水。全妄雖同真一樣全妄雖不是真全水成波水自殊。全真在妄時全

真確沒有同妄的一樣斷滅第二首。物我原無異。一切物與我是一樣的森羅鏡像同。如一明鏡當臺萬狀背影現其中明明超主伴。明了到這樣還有什麼人我是非賓主的分別了了徹真空。如幻如化如空空也不著一體含多法曉得到空空的境界是證知一真本心的體是具足一切包含一切的交參帝網中。帝釋天的寶網是光光相照互為含攝的重重無盡處。重重妙境是沒有窮盡的動靜悉圓通。動利一切眾生靜養自己本來都可以圓融通達後來她的父母俱亡。兄涓。領分甯。尉道人同行。聽說有個黃龍死心和尚。就去見他。死心一見。就問她一假故事。說道常啼菩薩賣卻心肝。教那一個學般若呢。道人說。你若無心。我也休。你既然是心肝沒有賣掉而能問我的話我當然要來請開示的問一雨所滋。根芩有異。無陰陽地上。生個甚麼。道人說。和尚惜取眉毛好。佛用一種音聲的說法上中下三等眾生都可以了解得益這個是照分別的說若是證得不生不滅有什麼益得她答道既是沒有生滅又要問什麼囉囉娑娑真是眉毛挖地你道是多事不是多事呢死心用杖打她。還說這婦人。亂作次第。道人禮拜。死心然之。這種禪機的工夫話不是學參禪用過工的不能懂的所以工夫相同的人可以互相問答政和間。住在南京。嘗開設浴室在保甯寺。貼榜文在門上。寫著的。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一須洗卻。晚年道風甚著。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的書行於世。你看這位學佛專門參禪的人。多麼高超啊。

李忠定公文集上說的。有個張夫人黃氏。邵武人。尚書右丞履的女兒。朝奉大夫。直龍圖閣。鄱陽張根的妻。從小兒就聰明過人。讀起書來。一日能記數百言。都能懂得其中意義。更能懂得老子和莊子的書。既歸張氏。事奉兩世舅姑。皆能盡孝勤勞。寬待一切的人。人看她的臉色。通年到頭。沒有甚麼歡喜利煩惱的形象。到了中年。最好佛教。獨修一房子。常常靜坐。以看經念佛為樂。龍圖為人。性情剛正。遇事不管有甚麼奸巧詭詐的情形。他的心正。是不避的。故此不合容於時。在家間住十多年。夫人共處很泰然。沒有說及一句。陞官發財的話。至後復起為南轉運使。夫人勸

誠說道。六波羅密。以般若為宗。貴夫以方便善巧。濟一切啊。今公要有為於當世。而不曉得這個理。就可以嗎。龍圖深感激這話。很自精勤。為委曲行道的主義。做事過了好久。又因事不合。棄官不做。回到家裡。夫人說道。公知般若了。但是於忍辱波羅密。還欠工夫。有一天夫人自知要臨終。召諸兒女敘別。臨終時。面向西。手結印。堅牢不可解。時宣和二年。年五十九。李文忠欽佩夫人。說的話。做的事。都超過常人。特地登門拜她。替她做一篇誌。你看她佛理幾多融通。受用真是達到十分的充足。

淨土往生傳上說的。有個宋荊王夫人王氏。專修念佛法門。一朝一晚。不知幾多的精勤。她所伺候的。個個都照她一樣做法。只有一個女工人。懈懈怠怠。夫人知道了。就罵這女傭。那知這女傭因此就悔悟。用功得很。忽然沒有病就死了。託夢對夫人說道。謝謝教化我修行方法。我現在已經生到極樂世界了。這時夫人不大十分信得她的話。復得一夢。夢與女傭同遊寶池。見一蓮華。天衣飄揚。題的人名是楊傑。又有一華。朝服而座。題的入名是馬圩。復又看見金台。光明晃耀。女傭指著說道就是夫人生的地方。既醒更加精進。年八十一。當生日這天早晨。左右預備拜壽儀式。那知道夫人自己。手點香燭。跑到觀音大士前。站在下就往生了。你看她的念佛求生淨土的工夫怎樣呢。哈哈真真叫我們念佛的人。羨慕得不得了。

淨土文上說的。有個吳氏。都員外郎呂宏的妻。宏向來是懂得佛理的。與吳氏同志清修。吳氏事奉觀音有靈驗。有感應。天天在一個乾淨房子裡頭。擺數十個瓦瓶。注得滿滿的水。手拿著楊柳枝兒念咒語。必見觀音放光入瓶中。天氣就是十分的寒冷。這些瓦瓶裡面的水。是一點都不凍的。有病苦的人。飲到這水。隨即就好。所以人定她的綽號。叫做觀音縣君。像現在這種天災人禍的時候。能有發心。照這樣持咒的工夫。拿來濟人真是沒得再好了。

前回讀上海統一書局發行的蔣介石全書上面。親述事略。及哭母的一篇文。先妣生平篤信佛法。深通教典。佛語機聲。常相和答。又說先妣長齋禮佛。已二十餘年。人嘗謂先妣清素堅操。險音諸經。皆能背誦講解。尤復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時。先母必為諄諄講解。指示不倦。

去秋戴季陶先生有篇哭母的哀啟文。先妣信佛教。持長齋。誦經禮佛。通達佛理。惠人利物。不孝能盡力黨國。實母教之力助成也。

婦女學佛的人們。各處書上常見。不知幾多。

現在各地方的婦女。結團體的。立機關的。如武昌女佛學院。江浙各處的女蓮社。女佛學會。山東湖南女蓮社等。一天多是一天的推行。這東方女人們學佛的成績也大有可觀。各地出刊的佛學雜誌。上面有女人做的文多得很。可見女人們或修持啊。或文學啊。都是不在男子之後的。

(五)印婦學佛的發端

古時候。西方的婦人。學佛的多得很。有跟住大眾在會聽法的。有婦人自己發起請佛說法的。如佛專為女人說的法。藏經裡面有數十部。所以佛看男女人們。是平等的。沒有輕此重彼的心。

佛為姨母摩訶波闍跋提夫人。同佛未出家的妻耶輸夫人。說大愛道經。

佛說的一切恩呀。愛呀。都要別離消散的。各奔各的地方。各行各的行為。所生所想。各自不同的。各有各的因緣。有會必有離。要得不別離。終是不能夠的。有智慧的。但當護持法行。

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為大眾說法的時候。告文殊師利童子說道。你到我的母親處。說我在這裡。願母暫屈。禮敬三寶。并把我的偈。向我的母親說。文殊師利童子奉了命。就去佛母前說這偈。釋迦大仙師。成就一切智。在於閻浮提。猶如千眼天。慇懃情渴仰。久欲覲慈顏。本昔王宮中。生我七日已。神昇受天福。姨母長乳養。致得成正覺。應供度眾生。今故至于此。說法報往恩。願母與眷屬。屈來到此處。敬禮佛法眾。并受真淨法。

佛母摩訶摩耶夫人。聽了這偈。就同文殊。隨時一齊來到佛的地方。

當時釋迦世尊。遠遠地看見母親來了。心內誠懇得了不得。就用清淨梵音。對母親說道。我們身體經歷的地方。與苦樂是同的。應該修涅槃法。不生不滅永久離開這苦樂世間之苦是真的世間之樂是假的

佛母摩耶夫人。聽到佛這番話。就合掌低頭。長跪佛前。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煩惱消脫。向佛說偈讚嘆。汝從無數劫。恆飲我乳汁。故離生老死。得成無上道。宜應報養恩。斷我三毒貪瞋癡本。歸命大丈夫。無貪惠施者。皈命調御士。調伏制御一切煩惱最上無能過。皈命天人師。永離癡愛縛。日夜各三時。念想不斷絕。稽首頭面禮。無上大法王。今於汝福田。佛法是作功種福的田欲長功德芽。惟願施慈悲。速念成妙果。久有此大志。故生大王宮。巨身紫金色。光明照十方。面貌悉圓淨。猶如秋滿月。釋迦世尊。隨時就對母親講。最初說華嚴大綱。及中間大小乘同說要旨。與最後所說法華涅槃的意義。摩耶夫人。聽了這一番佛法的綱要。當下就完全心領神會。識得宿命。一切善根皆純熟了。就與佛的姨母。摩訶波闍跋提夫人。一齊都證了道果。這是佛最初報恩的。確是西方婦人。最初發起學佛的歷史。

還有為韋提希夫人說十六觀經。為勝鬘夫人說一乘獅子吼經。有德童女所問經。月上女經等。都是所講一乘了義。最高的法。

如華嚴經上。列為善知識的賢勝優婆夷。得菩薩無依處道場三昧。既自開解。復為人說。

慈行童女。入般若波羅普莊嚴門。隨順趣向。思惟觀察。憶持分別時。具足諸陀羅門。

真的這個華嚴海會。法界妙境。叫我們思想所不能及的。

最近的如英國的克蘭柔夫人。做了一篇余何以學佛的文。洋洋灑灑幾萬字。說的道理是很高的。其餘還有婦女注解佛經。婦女作佛學文很多的。現在暫且不累贅吧。

(六)四眾列會的廣談

釋尊說法。共有四十九年。談經總數三百餘會。列席的弟子。約為四眾。出家的二眾。一是比丘。一是比丘尼。在家的二眾。一是優婆塞。信佛的男子一是優婆的信佛的女人

出家的咧。住持佛法。解脫塵緣。提高覺世利人。清淨無染的真操。在家的咧。護持佛法。不捨方便。以合木性具足萬能妙有。

須達長者捨園。淨名居士談經。固然彰顯布施同般若不是不二的。龍女獻寶珠。天女散香花。實在是證明女人優於男子的特相。可憐後來的學者。知解未能深造。嘗有束扯西拉小乘的教義。和世間法的歷史。一兩樁事實。要倡重男輕女。嚴酷男女的界限。不知道失却了法性平等的真風。

我國向稱四萬萬人民。男女各居其半。雖道這二萬萬的女同胞。獨不是大菩薩應該化度的眾生嗎。況且隋唐兩朝以後。各宗都

衰頹。這一部金剛。和十萬彌陀。卻不在男子。還在女人咧。

近來歐風東漸。婦女獨立啊。婦女參政啊。種種的學說。婦女都漸漸的明白了。所以現在婦女。能夠在社會做事了。將來總有慈風普被。萬國同化的時機。

男子的根性。優於女子的。固然很多。而女子的特性。勝於男子的。也還不少。如專一性啊。忍耐性啊。專一可為修定學的資糧。忍耐可為學無生的準則。佛法是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教人。女人已有兩度的特長。所以釋迦如來。記末法時候。女子得道的。如恆河中的沙數。真是不錯的。

我佛提倡男女平等的宗旨。現在已經差不多有三千年了。這是可為世界上最早的呼聲。你看佛法一視同仁的。是怎樣咧。

(七)平等不二的法說

佛由成道。道至涅槃。所說的經律論三藏教典。專為顯示眾生與佛平等不二的心法。這箇心法。完成聖人。也沒有增加一塊。就在凡夫。也沒有少掉一塊。天人啊。修羅啊。地獄啊。餓鬼啊。畜生啊。聲聞啊。聽佛說法的音聲因而悟道的緣覺啊。從十二因緣法覺悟的菩薩啊。行六度萬行的佛啊。完成六度萬行的這箇十法界的心體。始終沒有兩樣的。不過相狀力用。是各有不同的。列個表式在下面。人們看看。可以知其心法的大概了。一切唯心造表列後

第 一 表

十界具彰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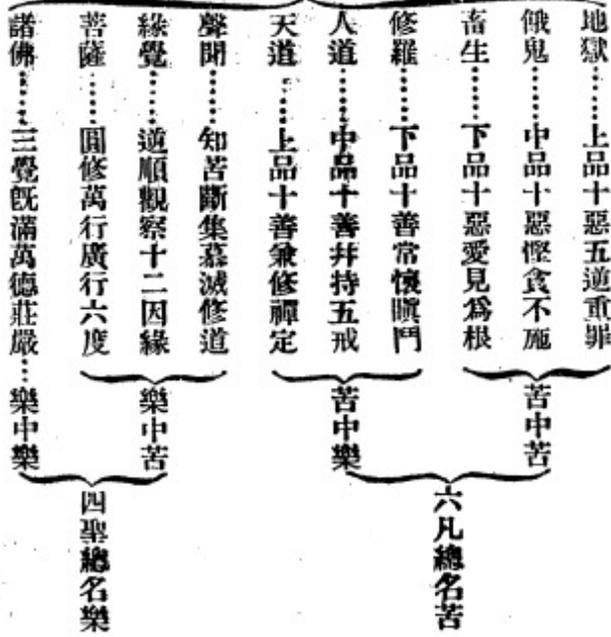
第 二 表

一界起九界伏之心……



第三表

十界因果苦樂相



這三個表式上。總是指明一切唯心所造作的。心是平等不二的。

維摩會上。有一箇天女。住在維摩室中。聽所說法。就以天花散諸大菩薩。並二乘聲聞緣覺弟子。花散在諸太菩薩身上。隨時就飛落。散在二乘弟子身上。就釘著了。諸大菩薩所以不著花的原故。是因為他的心是平等的。沒有二相的。已經斷除了分別的思想。二乘人所以著花的原故。是因為他的心有分別思想。

天女見二乘人分別執著的心。沒有斷除。她就用起神通轉女成男。變男成女。天女說道。唔到底那箇是男。那箇是女呢。二乘人說道。咦我道不向信咧就用起神通。還是無可如何。當時二乘人。同她鬥法。竟鬥不過她。這一段故事在維摩會上。是不思議。不二法門。不懂的人。不是以為做把戲。就是說這女人。拿二乘人開

心。再不然。就說這是一種希奇古怪的神話。其實是這位女人。她已經證到無人無我的境界。專為顯示男女平等不二的至理。

經上常有說的。響如幻師。幻作男女。究竟男女的實相心體。從什麼處找得出咧。這是談真實心法的。不是說虛假色身的。人們不要誤會啊。

佛說的教法。雖然有顯如經文可講的。密。如咒語不可講的頓。說一生成成功的法漸。要經歷長久時候方成功的權。為一時的善巧方便的法實。完全大乘的實在道理偏。專為一類眾生所說的法圓。完全滿足佛果的法的不同。總是要啟發眾生本有平常的心法。因其眾生在妄的時候。執著見識不同。所以說種種的法。逗種種的根機。可以希望箇箇眾生。能夠一齊都證得。平等不二的真理妙法。金剛經說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足見是平等不二的吧。

佛說法的時間和儀式。雖然有長。歷久遠的時劫說無盡的法門短。一年半一部兩部染。如五濁惡世生老病死苦淨。如極樂國土自然皆念三寶廣。盡未來劫無邊法門狹。限定時日專為一類根基多。種種年月種種法門少。一時片刻三言兩句的不一。普為一切眾生。明白這箇圓滿融通無有障礙的性體是一的。但是眾生在迷。被這時間空間的遮蔽。所以開示悟入。一念和一劫的圓融。超脫這時間與空間的不思議。心思想不到的言語議論不到的法。佛看見一切眾生。有種種的苦。就如自己有種種的苦。所以特為從大悲心中。說出一切不思議法。無非要教眾生。離一切執著高下的苦。得究竟圓滿平等的樂。華嚴經上說的。佛心眾生心。根本無差別。哈哈。有這樣兒的平等法。我們還不羨慕去做。那末就甘拜下風了。又說甚麼人羣進化呢。

(八)形成男女的分別

照我們性體上講。本來沒有男女的分別。現在這男女身相不同的差別。是走那裡來的呢。實在是因這沒有差別的性體德用。所感現的。憑這德相業用的力量。感到捨身取身。以及這個中間的中有身。投托母胎的時候。又有種種的異見。所以就成了這個男女不同的身相。不過感受女相的原因雖多。大致不外乎福德正智的願心。和業識雜亂的妄想。所以幻現這端莊邪僻的果報。

華嚴經上。入法界品。摩耶夫人答善財童子說。我已經成就了一個菩薩大願智幻解脫門。所以常做諸佛菩薩的母親。乃至我在這閻浮提中迦毘羅城。淨飯王家。右脅裡生出悉達太子。顯現出不思議自在的神變。這樣就是盡這個世界海。十方無量的這些世界。一切的劫數中間。這些有修行菩提行的願心。要化一切眾生的。我自然的現身。都做他們的母親。我們想想。他的這箇福智願力。還可以想像的說嗎。

摩登伽經上說。這些比丘問佛。說這個女人的母親。他作蠱道迷害人。他的女兒。為什麼因緣。却得了羅漢果。佛就告訴這些比丘。說你們要聽這個女的因緣嗎。這些比丘說。我們願聽佛的教。佛說道個摩登伽女。在五百世中。常常受婦女的身。對於她的丈夫。非常的敬重。非常的貪愛。這樣的展轉。所以欲心常纏著。就常變女身。一直等到楞嚴會上。三昧咒的力量。暗中熏染獎勵。才成了道果。她的業力。妄念的難脫。照這樣可以想見了。

但是這個女身。遇到法的因緣。也有順逆的不同。

玉耶女經上說。我常聽見佛說。遇有這麼一個時候。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裡面。替四眾。出家的僧尼在家的男女弟子說經。這個時候。國中。給孤獨家。替兒子娶媳婦。娶的一個長者家的女兒。名叫玉耶。非常的好看。但是她不做她媳婦的道理。常常侮慢公婆。以及她的丈夫。給孤獨夫婦。就商議說。這個媳婦。這樣忤

逆。怎樣教法呢。你如果拿棒去打。似乎像不是好法子。但是隨她怎樣。不去管束她。她必定越過越壞。後來還是長者說。恐怕只有佛能教化她吧。第二天。就穿起禮服。到佛的地方。叩頭禮佛的腳。向前對佛說。我替兒子娶媳婦。娶到一個長者的女兒。很為驕傲的。不行婦禮。請求世尊。憐憫我們。明天和眾位弟子。到我家裡去說經。叫她心裡悔悟。佛隨時就答應了。長者心裡非常歡喜。對佛又行了一個禮。回到家裡。廣為收拾。整理了床榻。第二天大早。佛到了長者家裡。長者歡喜得很。請佛和眾位弟子。都坐好。家裡人。都出來禮佛。過了一會。佛飲食過了。將要說經。只有玉耶。驕傲不出。佛憐憫她。放出神通來。把長者家裡。變成水晶一般。裡外沒有一點兒看不見。玉耶看見佛的相貌很好。毫毛兒都豎起來。嚇得抖抖的出來拜佛。過了一會兒。合掌低頭的。只是不說話。佛就告訴玉耶。廣說女人的禮儀。以及做媳婦的道理。三皈戒善的種種方法。因為佛的教化的緣故。才叫她生了孝敬公婆的心。順從丈夫的心。慈愛子女的心。這就是逆因緣入道的現相。

法華經上。妙莊嚴王本事品裡面。告訴大眾。說從前有一個佛名叫雷音宿王華智。他的國名。叫光明莊嚴。國王叫做妙莊嚴。國王的夫人。叫做淨德。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做淨藏。一個叫做淨眼。這兩個兒子。有廣大神通。福德智慧。久已修行菩薩所行的道理。因在這個時候。那個佛要引導妙莊嚴王。以及憐憫眾生的緣故。所以就說法華經。

這個時候。淨藏淨眼。就告訴他的母親。請母親一同去聽經。他的母親說。你們的父親。信服外道。被婆羅門教迷著了。你們應當顯點神通。叫他也去聽聽經。他的心地才得清淨。允許我們。到佛的地方去。

這位王的夫人。得到諸佛的法門。和諸佛祕密的道理。就和她的兩個兒子。用方便的力量。好好的。把莊嚴王化導得信服佛法。

了解佛法。好樂佛法。於是這位妙莊嚴王。和這些大臣眷屬一齊。淨德夫人。和後宮采女眷屬一齊。這兩位王子。就和四萬二千人民一齊。在同一個時候。都到佛的地方。對佛行禮。繞著佛。跑了三轉。過了一會。佛就為王說法。開示他。教化他。叫他得利益。叫他生歡喜。王心裡大為快樂。這就是順因緣入道的證據。

總之福呀。罪呀。正智呀。妄念呀。逆順的環境呀。沒有不從各人心裡的希望做成的。菩薩的應身說法。或者現凡人的身體。或者現聖人的身體。或現男身。或現女身。隨順方便。現出骨肉親情。用善巧譬喻的化導。這都是具足大智慧。發起大悲心的行門。如果有悲心而沒有智慧。就不免墮落痴愛。永遠沉沒在生死海裡。沒有出來的時候了。如果有智慧。沒有悲心。這就是福薄受教化的人必定少。福慧難得雙全了。所以必定要福慧雙修。才是菩薩的真正的功行呢。華嚴經上說。心是好比一個有名的畫家。能夠畫出許多不同的樣子。世間五蘊色受想行識都是走心裡面生的。沒有那一種法。不由心造的。不但僅僅乎是男女呢。

(九)身心真妄的差變

我們這個身體。不過是假借四大合成的。那四大呢。就是地、水、火、風、這四樣東西。怎樣叫做大。因為這四樣東西。沒有那一處沒有的。所以叫做大。我們身上的四大。是什麼呢。就是肉皮筋骨。原來是地有的。痰唾津液血脈。原來是水有的。熱氣原來是火有的。動轉原來是風有的。這幾種東西合成的。我們的身體。實在是假得很。幾十年一過。就沒有了。但是世上人。迷而不悟。把他當個千年不朽。萬年不壞的寶貴起來。為牠去殺生。為牠去作惡。等到一死。這個寶貴的身體。原是歸還了那四大。這樣一想。就應當悟到我們這個身體是假的。是幻化的。不去為他去作惡了。譬比射箭。人的身體是個箭靶子。眾惡是箭。你悟到你的箭靶子是

假的。還射什麼箭。箭還著在什麼地方呢。古時有一個臨死的人說。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這就是徹悟身體是假的了。

再談起這個心。心是有真心妄心的不同。真心是人和凡夫沒有兩樣的。不能夠加一點兒不能減少一點兒。是廣大的。是神奇的。既沒有生。也沒有死。既沒有來。也沒有去。但是雖說是沒有生死來去。是不離乎日用的。是常常存在的所以不可存心去得牠。又不可無心去求牠。全要神而明之。才可以及到呢。你如果不悟到你的這個真心。雖然穿著很好的衣服。也不過是一個屍首行。一塊肉走罷了。人是萬物頂靈的東西。不在這些地方上驚懼猛醒。就必定顛倒一世。昏迷一生了。妄心從那裡來的呢。就是不知真心為外物所感。而變成的。所以遇到好境界。就生歡喜心。遇到壞境界。就生瞋恨心。歡喜呀。瞋恨呀。一到你心裡。不容易消滅。就把你的真心隱沒了。違就是妄心的害處。

人的真心。雖然也能和境界接觸。不過他不受境界所染。有如明鏡裡顯出相貌來。雖彰著好醜。實在是沒有累的。

妄心是只跟境去轉。常常的就受境的累。所以說真心本不生。什麼都是因境而有的。我們應當體會這微妙的地方。善巧的用他。不然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華嚴經上說過。你聽到一種法。只要你了解了。雖則別人教的。就同自己本來有的一樣。所以說學佛。是一定能成佛的。

(十)吾人一心的本體

我們人生最重要的問題。必要認清心的一名定義。方才不愧我們所以為人的價值。如或不是這樣。我們人在世間上。百數十年的寒暑。饑思食。渴思飲。困思臥。息思居。悠悠忽忽的。與大地草木同腐朽。有甚麼趣味呢。

人不不論是男是女。沒有那一個沒有心。但是要認識這心的本體的定義。所以要詳細分別說一番。方能懂得。方才認識清楚。

一肉團心。這是隨順世俗說的。實在是身體所攝的。是為能分別的識所變現。所攀緣的。有質礙。有形像的色法。這個絕不是心法。是應當揀除在心的名義外邊的。

二緣慮心。緣就是對有形境像。或無形與過去的影像。起觀看照燭的慮就是向注所攀緣的觀照。能起思想。這個義理。遍通六識。六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意思識就是能分別的人們常常有時候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因為意識別有所思慮故當時有不覺到將才所見的是什麼色所聞的是什麼聲所嗅的是什麼香所嘗的是什麼味所覺觸的是硬是軟一一皆要識能來得及分別方知道是什麼識若呆板不玲瓏活潑就不容易分別是非好醜了**第七末那識**。第六意識是依賴這第七識方能生起的這識又俗名傳送識通內達外全憑他著力好像電話局內的司電生人們常常有事情一時記不得等待漫漫的再深思一番就記得了故第六識能分別不能常恆這第七識是能分別能常恆的如人睡著了是不能分別的夢中含含糊糊又似能分別及醒起時是完全仗這第七識的力量所在地**第八阿賴耶識**。八識是七識所依賴的又名含藏識能含藏一切善惡種子好比庫藏一樣並各心數。心數就是心識所有的功用數目皆能對自識所觀照的境。向注起思。普通所說的心。就是這個義理。

三集起心。集就是積集。起就是生起。能積集種種所經過的緣慮。不遺不失。能重新生起所經過的緣慮。並生起沒有有過的緣慮。是不斷絕的。這心雖在人們個個有的。皆是日用都不曉得。或也有要知的。但所知的都不能確確當當合符實在的。故反成為緣慮中種種顛倒虛妄不實的相。

四真實心。真就是不變。實就是不虛。這個不變不虛的。就是人們的本來的心體。這體雖為人們日用。但都是不知不覺的遺昧了。只有佛同菩薩能如實證知。在人們心行中。一齊都沒有能明了證知。或只有能緣慮。構畫種種虛妄想相。安立種種虛妄的名義。

隨名取相。妄想執著。或復得聽如實證知的人指示講說。漸漸的能了解。決斷一切的疑闇邪執。內向契會。體驗一切。動靜語默。久久的方能如實證知。

唉這個心法的本體。難怪人們不容易證知。因為這個心體。原來沒有住著的。靈知不昧的。湛寂常然的。包含一切的。周遍圓滿的。從前釋迦文佛修道。一證知這心的本體。成就圓滿正覺的時候。就張著口。高聲唱喊呀。奇啊。奇啊。世間一切眾生。沒有那個不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啊。

照這樣的看起來。悟了這心就是成佛。迷了這心就是眾生。人們要明了證知這心。就應當依照佛的方法來做。學佛方法。沒有旁的，就是要先發心。華嚴經上說。發心畢竟二不二。如是二心先心難。又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這就是表明最初發心的心。同那最後成佛的心。是一樣的。人們只怕不肯發心。發了心。終久是可以成佛的。假如你自以為有許多的煩惱。一定不能夠發生智慧成佛的。你怎麼不聽見說過。千年黑暗的房屋。只要一盞燈點起來。就能夠滿屋透明的。照這樣說起來。學佛有什麼難。所難的就是怕你不發心。所以我希望諸位先從發心做起。決沒有做不到的。

五燈會元節引 先師智光老人親筆節錄中華民國六十年冬 南亭題

序 南亭

先師——智老人之圓寂，於今十週年矣！孔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能不令人悚懼耶！

史記有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人必有死，視其生前之德行及後世之影響，為如此！

自老人逝後，群弟子組織智光大師獎學基金委員會，運用其銖積寸累之遺金四十萬元，由保管人張伯英居士保管生息，經周子慎、鍾興二居士逐年發放兩次，受獎大專學生六十名。此一獎學金會成立後，聞風興起者不知凡幾。各大專院校同學，受獎金之鼓勵，組織研究佛學機構，如台大之晨曦學社等，及今不下五十所，平均每社社員二百人，則為數幾何，屈指可知。

又南亭等於五十四年，成立董事會，創辦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八年於茲。內容有商科、電子科、機工科、夜間部、夜間補校，六十一學年度開學之始，就學者一千七百多名。歷屆畢業學生何止千數。學校中絃歌不絕，皆老人之遺澤也。雅頌時聞，是則老人之逝，豈不重於泰山者耶！

茲為崇德報功計，於六十二年校慶日- 四月八日- 東邀於學校有資助者之護法信士，除作茶話會，參觀設施，並由同學表演遊藝以助餘興外。並印行 老人手書五燈會元節引以留紀念。

按節引一書，多禪宗公案，不透初機。然禪宗祖師。拈槌豎拂，瞬目揚眉，一棒一喝，無非直指吾人一心，要在當人善於體會耳！是為序。

中華民國六十二佛 歷二五一七年三月 於台北市 華嚴蓮社

五燈會元節引叙

五燈會元一書，乃禪宗寶典之結晶。初發心者觀之，皆以卷帙浩瀚、文詞繁蕪、不能引起興趣、無怪其望而卻步也。茲選其簡易便於初機、故曰節引。以供讀者之鑽研，望能即起好樂，同究人生的旨。

夫禪宗貴在、直指人心、見自本性。楞嚴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禪是佛心，教是佛語。又云通宗不通教，開口便亂道。通教不通宗，如蛇鑽竹筒。宗教二俱通，如日住虛空。蓋言禪教並重，心語相顧，不可偏墜。

圭峯云，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辨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之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斯言心與言行須互融，佛和祖之相承。應並重也。

裴休云，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門戶，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下。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通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乃言禦外侮，固法城，是為宏護法道者之責任。此中所選，師資問答語句。無非附物顯理，藉事明心。要令學者，悟自心性，活活潑潑圓滿融通自由自在。無一點猶豫，無絲毫執礙。由是而立身處世做事，均能通權達變，當機立斷。不為理迷，不為事惑，猶如明鏡高懸，能照燭無遺類。亦似朗月在波心，能澄澈無渣滓。且明此一真不變之本體，隨緣應付之妙用。其放之則彌六合、若大樹垂蔭、可以廣齊其福利矣。而卷之則退藏於密、如片月含暉，可以深其修養矣。如是則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莫不皆由自心之斯從。

以茲而輔助持誦禮念、愈覺靈通精進。著述講說，愈覺慧解圓澈。戒律開遍、愈覺嚴密周詳。在寂寞時，不覺其閑。處勞碌時、不覺其苦。由是鑽研寶典、進而窺其全豹、則昔之視為浩瀚秘與者、將

頓覺就有義味，得其指歸矣。蓋禪之力用、即為定慧、定慧由於一心。故釋迦世尊所以直指人心，見性即名無上正覺者，旨在乎是。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八日焦山定慧寺智光

五燈會元節引

付囑心宗 釋尊住世，說法四十九年。最後於靈山會上、告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寶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屬於汝、汝當護持、紹隆勿替。並勅阿難，副貳傳化、普利羣品、無令斷絕。迦葉聞已、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勒、恭順佛故。一日阿難問迦葉曰、世尊付囑正法眼藏，汝得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是甚麼？阿難禮謝。

身心年紀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行化至吒利國、得優波毬多、以為給侍。因問毬多曰、汝年幾耶？荅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荅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為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自耳。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越三載，遂為落髮授具，付以正法。

風鈴之鳴 僧伽難提尊者、室摩筏城人。行化至摩竭提國、見一童子、持圓鑑、直造者前。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者曰汝手中所持、是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圖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者遂度之出家授具。時值風吹殿鈴聲。者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荅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者問心復誰乎？荅曰俱寂靜故。者知彼機熟，為之更名伽耶舍多，付紹法化。

善惡業與本來心 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人。行化至中尺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療凡所

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億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勝負。寂然、靈靈然。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對待法，如夢幻耳。闇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即受具戒已。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法化、是所至囑。

寶珠之辨別 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般若多羅尊者，受王所施寶珠。欲試其三王子之心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一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先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殊。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付紹法化。

佛性本體之作用 菩提摩訶達摩大師弟子波羅提，與異見王論道。王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如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

猶有這箇在 牛頭山法融禪師潤州延陵人，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幽棲寺，投師落髮。精進禪修，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祖遂入山，見師端坐，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道信貧道是也。師遂引祖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心？何者是佛？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善護持，續後法席大盛。

密作用 嵩嶽慧安國師荊州枝江人姓衛氏。隋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餓殍相枕、師乞食以濟之，獲救者眾。貞觀中、至黃梅、謁五祖忍遂得心要。止嵩山少林禪者輻湊，有坦然僧來叅。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可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

甲子多少 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用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聲塵滅聞性不滅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專務宴寂。相國杜鴻漸，嘗與論道。一日，值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有聞無、非關聞性。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眾稽首。

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真性緣起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叅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間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寸絲不挂 溫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來。厭宣趨寂豈為達耶？乃往叅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峰曰，日出也未？曰，若出則鎔却雪峰。峰曰，汝名甚麼？曰，玄機。峰曰，日織多少？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才行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尼回首，峰曰，大好寸絲不挂。

他心通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於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上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才見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問答 僧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曰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

生老病死 善慧大士，婺州義烏縣人。俗姓傅，出家行化、異跡多端。梁武帝、頗信崇之。末後示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生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為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老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為。病忽染沉痾疾，因成卧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脈，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志貪嗔。宛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大士臨水觀影，謂梵僧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是所願也。

說似一物即不中 南嶽懷讓禪師，姓杜氏金州人。唐儀鳳間辭親，依荊州王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經嵩山慧安啟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叅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如牛駕車 師執侍六祖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甌，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甌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甌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生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問示誨，如飲醍醐。

心地法眼 一再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一蒙開示，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

光向甚處去 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處去？師曰如汝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只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佛語心為宗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受戒後、叅南嶽讓、密受心印。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摩大師，來傳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印心，恐其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指楞伽經文，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

體會大道 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獨超物外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佛法旨趣 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只這箇、為當別有？丈拋下拂子。

石頭路滑 鄧隱·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福祿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水與舟 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裡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

是甚麼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姓王氏、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弟子。時三大士、為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白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汝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通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卷席 馬祖陞堂、眾才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麼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即此用離此用 師再祭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

上堂 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舉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

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的倒取相而有。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

心眼未開 一日示眾曰。今受戒者。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裡悵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怎麼時節，整理腳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

讀經看教 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怎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只成知解。知解屬病，仍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

鬼神覩見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戒。初習毘尼、次遊講肆、

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還有過麼 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可惜許 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得與不得 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

草鞋錢 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大夫分上事 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堦下漢 異日陸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上堂次 陸大夫曰，請和尚為眾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為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

不似 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

空中一珠 僧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

本來面目 僧問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明 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

莫錯打人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梵音相 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攝匠人往彼彫佛像。只雕得三十二相，為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

芥子納須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

梅子熟也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鄭氏、從於荊州玉泉寺。初叅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隱山深居。大寂聞之、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裡住。僧曰大師佛法近日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才相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師道大著。

回頭轉腦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毘陵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柱杖而棲止焉。

無人識得伊 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曰、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曰，如何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

非眼所覩 臨終告眾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師曰無處去。曰，某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

那箇不是精底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豬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吏、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

魂靈往那方 一曰出門，見人昇喪。謔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邈得吾真否 師將順世，告眾曰。有人邈得吾真否？眾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搖扇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為甚麼却搖扇？師曰你只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看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床擒住曰。這箇師僧，問著使作佛法只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老婆禪 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腳。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螻蛄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只在這裡。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劍去遠矣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叅大寂。學徒既眾、僧堂床榻、為之陷折、時稱折床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眾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焉。

見性非眼 相國崔公羣、出為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鎮海明珠 仰山叅，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才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瀉山。瀉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早箇呈似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遂叅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邊西而立。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

經豈異耶 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堂異耶？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為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

因果歷然 師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麼？曰，相救。師曰大眾，這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爛不了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卻那？

有無問題 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荅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叅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鼓角動也 唐貞元七年，眾請開堂。李尚書問，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翱，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自家寶藏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

說不說底法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為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西來意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擱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何曾錯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戈獵與牧牛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比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

捉虛空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眾叅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死。

已相見了也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叅，方上法堂，師云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舶飄墮羅刹鬼國 唐州紫王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出家受戒後，得法於馬祖之門，祖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因是構舍於茲山而居，學徒四集。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觀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一室六窻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床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正鬧在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出家受戒後，大講經律論，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號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

汝却信得及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慚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自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只有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唱。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有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能得自在。

內外一如 利山和尚。僧問歸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

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剝不施。

不可無言也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問取木人去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佛心？師曰即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你問甚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裡棒。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將甚麼講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詳得。師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

彼此無便宜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曰有一般知識者，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為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裡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荅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幾不問過這老漢 古寺和尚，丹霞來叅。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春秋不涉 潭州龍山和尚。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

爭奈蓋覆何 江西樺樹和尚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曰隔闊來多少時耶？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為有，所以借。

不可思議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出家。初習毘尼、脩止觀。後叅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止嵩山少林寺。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眾生。曰，既非眾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法律禪 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關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

道在目前 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長短是非 本豁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為我與師同叅，方敢借問。師曰，舉來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同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日用事作麼生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乘。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叅馬祖，

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大乘法器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獲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啟發，乃往叅百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從嶺南來。丈曰當為何事？師曰不為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擇菜 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

總在裡許 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裡許。泉曰王老師鬻？師戴笠便行。

上堂 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腳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腳，亦預著些精神好。

示眾 夫出家人，預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辦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裡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叔如箭。我才見汝入門來，

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

大似騎牛覓牛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眾請接踵住持。

上堂 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趨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眾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年來。喫瀉山飯、屙瀉山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地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才犯人苗稼，即鞭，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趨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從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腳。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誌公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重。

報慈德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腳，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逐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峰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百年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題也

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腳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上堂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即得。珍重。問如何是無錚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有主沙彌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叅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卧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如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感悟，乃往納戒。

叅尋知識 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壽見來，於禪床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床，師便出。又到道吾才入法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茶。執柱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曰作甚麼？師曰探水，曰我這裡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上堂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裡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畫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裡。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裡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此？師曰一躔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曰叅堂去、師應喏喏。

問荅 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搯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裡底，曰、殿裡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裡底。曰、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求高名、不求苟得。

舉拂子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叅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峰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峰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峰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峰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峰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見蘇州城裡人家男女否？曰、見。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曰？曰見。峰曰凡

觀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峰曰祇如舉佛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峰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出也 宣州刺史，陸桓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

汝還信否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南頓北漸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來遊此方為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貌也。

戒定慧 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名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

方便 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

佛心 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

念佛 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

持咒誦經 帝曰有人持咒念經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

同一法藏 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眾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

禮佛轉經 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

頓漸 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譬明鏡照像，一時齊現，無有前後，是為理之頓也。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今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能一口便飽。是為事之漸也。

在甚麼處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眾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灑掃殿

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遠尋檠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臚一語。檠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檠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檠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眾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檠山、薦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於檠門傾心無已。

非今古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初叅芙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黃檠是也。師禮辭、遂恭黃檠。檠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檠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檠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上堂 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

落何階級 吉州青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往叅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眾，師居首焉。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及印心。吾今得人，何忠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

汝今識吾否 希遷來參，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

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

有這箇麼 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回、曹谿。師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猶帶瓦礫在 荷澤來叅，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莫有真金與人麼？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見桃華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初在瀉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覽偈詰其所悟與之將符契。瀉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上堂 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帶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者愚痴、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

問答 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雪峰有偈送雙峰，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峰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峰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峰曰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溪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生滅去來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答唐順宗。帝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本來人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等與誰。

摩尼珠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叅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從這裡出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怎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裡出。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

上堂 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等。應用無方，離心意識。

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明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磅，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室不碍白雲飛。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椶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

蚊子上鐵牛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年十七，依照禪師出家。納戒於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持護。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租返石頭。

不為箇甚麼 師一日在石頭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裡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

石上栽華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裡針割不入，師曰我這裡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并

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恁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枯榮二樹 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擔屎 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響？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上堂 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碍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著槽廠去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遇禪者指示。遂直造江西，才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遂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一日胡跪請頭為之剃髮、又乞為說戒。再往江西謁馬祖、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曰、若躓到即不來也。

杖錫觀方 師辭馬祖、乃遊天台餘杭、洛京龍門等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所？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

其子、老人與童子俱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只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裡。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為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遞國師一帊便出。師住山、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

揚眉瞬目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叅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你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我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上堂 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須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省要處 韓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中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還得箇入處。

紅爐上一點雪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叅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實無諱處 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

為汝不肯承當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叅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獄來。祖曰汝從南獄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法。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俗氣也不除 潭州雲巖、雲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叅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麼處來？回，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

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今日因子得見海兄 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趨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闔國人移亦不動 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山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

弄師子 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師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山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秀得幾出？山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曾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瀉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瀉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如人接樹 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太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

煎茶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吾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那箇是正眼 道吾問大悲千手千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且恁麼過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獠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

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

太尊貴生 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高沙彌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獄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

我國晏然 道吾來侍立山曰通來有箇破腳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 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只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

不得離吾左右 一日師解藥山，山問甚麼去？師曰某甲在眾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撮得虛空麼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依明州大德被削。二十五、諸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

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裡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臧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時江陵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為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餅話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識。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

何處不指示汝心要 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拏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住後。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比猶是分外之言。

周金剛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商州周氏子，少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織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放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搗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

點那箇心 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

龍潭紙燭 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

我實未穩在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詔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剎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初與巖頭至澧州龍山鎮阻雪、頭每日只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只管打睡。頭喝曰、瞌睡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裡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裡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

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汝證明，不是處與汝剗却。

須從自己胸襟流出 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師曰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汝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問答 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只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道？慶白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僧辭去、奉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本常理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籟無忒。

灸瘡療上更艾燹 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燹。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

謾闍黎去也 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

主人公 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盤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復莫受人謾。

終不敢誑於人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汎小艇於南臺江、押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從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履，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眾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峰以其苦行，呼為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偏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經冥契。諸方玄學，有時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

腳跟猶未點地在 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眾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在。

為甚麼得恁麼難住後、僧問凡有言句盡落褱、不落褱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為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為太近。

坐破七箇蒲團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叅禪苑。後叅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眾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眾舉來。師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背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裡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雪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耐問，未嘗爽於旨。

請回信 閩帥夫人崔氏，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今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曰、未審大師意音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

本來心 溫州瑞峰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久為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益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離師太早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碗水與師、師接得便與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碗水與師，師又接喫卻，山口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體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櫛。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碗水、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

你用那頭作甚麼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只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怎麼，來我這裡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唱曰沙彌出去，師便出，曰爭得不遇於人？

米裡有蟲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毘尼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回抵瀉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瀉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滿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甚這一粒，從甚處生？瀉阿阿大笑歸方丈。瀉至晚上堂曰、大粟米裡有蟲，諸人好看。

觸目菩提 後叅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比有省。

心物俱非 吾將順世惡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

出門便是草 師後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錫始露，果熟香飄。

不虛為吾侍者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

弔慰檀越 一日侍吾性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辭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間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禮拜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麼處來？師曰只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

不奈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為閣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

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為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

無人識得渠 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究得徹 天台國清寺、靜上座。始遇玄沙示眾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只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悟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大藏，返遐欽重，時謂大靜上座。

一性怡然 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幻義 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惡業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為。

還解笑得麼 泉州招慶院，省澄淨修禪師。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

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

示坐禪方便頌 四威儀內坐為先澄濾身心漸坦然。撇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只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示執坐禪者頌 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或闌闌、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眾 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有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眾，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預努力。適來說如許多盤，不得已而已也。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選相悉麼？若有人相悉，今日山僧雪得去也。久立、大眾珍重。師初參保福於佛殿、福覩佛像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槩我自收，師曰非唯橫身，福然之。

降龍鉢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孟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

黃龍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只見赤斑蛇。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

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閣黎供養。師便禮拜。

內既無應外不能為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少而聰敏，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庵主。後叅睡龍、龍大悅而許之。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為。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怎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

念底經安何處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裡。

汝撥爐中有火否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小乘教。後遊江西叅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叅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響。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淨除現業流識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

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茶樹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樹、師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淨瓶 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體取不會底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只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示主沙彌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自幼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受圓相、已悟玄旨。後叅滄山，滄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滄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滄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滄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恩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十五載。

無有定法 滄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滄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滄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滄便休。

歸真何在 師在瀉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只為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荅歸真。和尚曰、歸真何在？某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裡、耳裡、鼻裡。僧回一如所教。瀉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正恁麼時 師住後，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生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

辨諸來者 師因歸瀉山省覲。瀉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瀉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業識茫茫 瀉問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從信門入 劉侍御入山，師乃門迎，公才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入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禮拜。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只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公便起去。

根機之別 僧思益卞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裡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

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想者是心，所思想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裡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裡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益卽禮謝之。

畫餅不可充飢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叅禪不得。泊丈遷化、遂叅瀉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光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能充飢。屢乞落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日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瀉山。

親自勘過 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邊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讚曰、和尚大慈，悲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跡蹤、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瀉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豎起拂子 師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使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豎起拂子。

喻 師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腳。

凡聖兩忘 袁州仰山南路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 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起拂子僧曰莫只這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天地與我同根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依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年稟具，從希覺律師，研習戒法，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叅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腳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腳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上去。

三界唯心 師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

心內。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白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

萬象之中獨露身 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怎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師微以激發，皆漸服膺、海叅之眾、不滅千計。

道者合如此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依本州龍歸寺出家、於信州開元寺受戒。後遊方、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只如此荅，師竟不論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峰，澡浴次，忽有前話。逐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

曹源一滴水 師謁疎山問曰、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山曰不說，師曰為甚麼不說？山曰箇中不辯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叅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詔法眼。眼一見，深許之。師以偏涉叢林，亦倦於叅問，但隨眾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座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迹象。尋回天台樓止。

如人倒地因地而起 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只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為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為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

丙丁童子來求火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初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語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會取好 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如是出世邊事、到此為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眾。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佛法的大意 鍾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至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叅問否？師曰不曾叅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檍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檍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

和加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老婆心切 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裡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

何謂相入耶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丐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

貪瞋癡 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

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因碁說法 舒州浮山、法速圓鑒禪師。鄭州人、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歐陽文忠公、聞飾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研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恰幾多人。文忠公嘉款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父母未生時事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日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只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

智識所不能到 師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病語？師曰是藥語。隱阿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只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

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

未在更道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業打銀，因淬礪瓶子有省。即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擢為住持。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只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更道處，師曰找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待有伴即來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謂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森泉問眾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眾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

何不且往 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末後一轉語 問時時勤拂拭，為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

麼人合得，這裡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

不變異處去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處？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眾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

五位君臣 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明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又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問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問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問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序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預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歧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那箇位 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問僧只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承古

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

瞳箇甚麼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瞳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這吾語一般。

如何只對 師曰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只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

天神送食 師後結庵於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以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

元來恁麼地 簡州華藥。智明禪師。四明黃氏，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為眾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裡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

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又曰我二十年只作境會。師即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

已事未明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修禪師。嘉興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於毘陵壇稟具。待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叅睦州。州才見來，便弊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撈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師便推出曰，秦時鍍轆。逐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

虛實難謾 州指見雲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耶？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眾才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才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宏以宗印授焉。

曲彎彎地 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自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飯袋子 襄州洞山、守初宋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

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災脂帽子，脫却鷓鴣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第一義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才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眾、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兮上？

欠悟在 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個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禪教之喻 杭州淨住院，真淨居說禪師。叅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成把此心灰。而今潦例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不得諱却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不存箇甚麼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眾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裡無人作麼？

龍請師道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巒岼，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出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絕、思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那箇是無相底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

爭得到這裡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裡？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妄心與菩提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安心無處即菩提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為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峰，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空雲居拜之。

對牛彈琴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眾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鳳？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

如此用心何愁不悟 簽判劉經任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聰禪師。與語，啟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裡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迨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及著明道論佛篇以警世。

大雷震悟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禪師，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慧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

之備、退休開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

項戴觀音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川鐔津李氏，七歲出家十五得度，十九遊方。偏叅知識，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戴觀世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兩萬乃寢，以是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衰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叅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

你作罵會耶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後經雲峰悅，指叅慈明。遂登衡嶽，造其室。明曰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師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裡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荅。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耶？師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呈慈明、明頷之。

已入吾室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叅雲峰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望具，

槩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槩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

是男是女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 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

好作艷詞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膺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飴而已。

木樨華香麼 公往依晦堂、乞指捷徑處。堂曰只如仲尼道，二童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只要公到家耳。

第一相為 公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眾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盡夜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

一喝重多少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浩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博官高姓？公曰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唱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

一真法界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

與死心問答 厥後，父母俱亡兄范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便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又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人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

浴室榜 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直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日夕問道者眾焉。

有佛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以女許之。公果及第，乃娶向女。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佛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

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

無佛論 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

捉得賊了 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公復因按部，過分寧，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至兜率從悅禪師處。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只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叅禪只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墮入區宇。

精金無變色 公一日謂大慧曰、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治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何遠之有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放下著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火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指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唱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萬卷書向甚麼處著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聞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請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卷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卻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叅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項相曰、這老漢腳根猶未點地在。悟曰甕裡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腳根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元來恁麼地近那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卧，問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五件事替你不得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南泉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崖張公書，師自謂，我叅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叅禪不得也便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與元曰、我一生叅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汝但將諸方叅得底，圓悟妙喜，為汝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且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善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

更預知有向上事始得 侍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眾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只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請和尚慈悲？燈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頓省。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如有向上事始得。如今說禪說道者，只依著義理便快活。似將錢買油糝、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好聾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述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泉上座、你向甚麼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

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指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嚇嚇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哩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嚇.哩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土哉俗人、得此三昧。

現宰官相 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肋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常，至辰已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還有跳得過者無 叅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別號松窻，從此庵發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已有。須要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場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

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卧耶？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太無厭生知府、葛鄰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認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為眾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裡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

止可入佛境入魔境猶未得在 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曰、大洋海裡 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那箇是經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的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 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有甚不脫灑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認圓通旻禪師，曰某傾赴省試，過此趙州關，因問前往，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

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灑脫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便恁麼去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名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當面蹉過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腳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頷之。

向上事未在 師律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

一顆明珠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叅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眾咨請，藐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夜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頃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

穩睡去也。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裡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抬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

伸腳在縮腳裡 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遇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竟四祖時如何？師曰淨潔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腳在縮腳裡。悟大稱之。

沒絃琴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僧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又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猩猩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怎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項須是紅爐煨、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為。

盡從此中示現 漢州無為、隨淹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問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輪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摩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

作響，香巖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裡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徧照處，剛有不明時。

畢竟在甚麼處 潭州大瀉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裡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裡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裡。若向這裡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往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一箇甚麼？不在內外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中華民國八二年初版

《智光大師法彙》

作者：智光和尚

出版者：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發行：[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執行：[法鼓文理學院](#) 數位典藏組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4號

郵政劃撥贊助捐款帳號：0012588-1（華嚴蓮社）